純白齋類稿 附錄（二二）
趙待制遺稿 附詞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純白齋類稿

附錄

(三)

胡助撰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六

七言絕句

元旦卽事二首

再入詞林兩度春。衣冠元會物華新。青衫皓首江南客。亦是彤庭班末人。

新年佳氣滿皇州。南雁回時春水流。白髮史官幾七十。上章告老覓歸舟。

墨雨竹

江浦娟娟雨葉垂。兩竿倚玉鳳棲枝。天寒翠袖春風澁。恰似湘妃泣舜時。

寓舍偶題二首

華軒淸暑思從容。朝市山林蟻夢同。深巷絕無車馬到。午牕一枕綠槐風。

僦得幽居慰客情。槐陰滿地暑風淸。見人抱甕治蔬圃。卻恨歸田賦未成。

宿貢泰甫書齋二首

歲晩天寒共一觴。書齋留宿話文章。懸知二妙連床樂。翰苑瀛州日月長。

京華幾載托交深。白髮蕭蕭已滿簪。永夜書囊談未了。擁衾彷彿夢雲林。

夏日寓僧房有感三首

鶴委豈必愛乘軒。觸械寧容老灌園。聞道朝端求治切。江南民瘼可能言。

涼生堪院竹風吹。老翠摩空峴色奇。午睡覺來成獨坐。時看一卷柳州詩。

然竹煮茶消永日。解衣坐石受清風。一塵不動天機寂。萬法何歸覺性空。

正月三日王仲能載酒同飲湖山堂二首

鳳沼新春休沐日。沓郎邀我作遨頭。也知北客三年仕。不及西湖半日遊。

小舫清尊早過湖。湖山堂上興何如。洞簫吹徹歌聲緩。春雪微微點翠裾。

過陵州

御河漾漾本蘭舟。春盡飛花送客愁。何事驅馳南又北。三年三度過陵州。

初度遊西山

水樹涼生五月秋。河邊駐馬看龍舟。幾年初度京華客。今日西山特地遊。

溪山過雨圖

從意元暉伯仲間。諸峯過雨白雲閑。江南林谷眞如此。中有高人不出山。

暮冬感懷

京城風雪歲將徂。廩粟朝朝換酒壺。附火鴟蹲身懶動。豈堪弄筆畫葫蘆。

又題

朝家實錄幾回編。尸素長慚費俸錢。莫把文章修舊史。恐妨歸老臥林泉。

初度偶題

加我三年七十人。劬勞思報志空勤。行抽手板歸田里。遠碧山中有白雲。

良鄉道中

秋雨泥途有底忙。考文三度過良鄉。燕南自古多奇士。拔取弘才作棟梁。

過涿州

歸騎翩翩似水流。泥乾路穩更無憂。愧予忝薦中原士。幾度西風過涿州。

水仙花

南浦飛雲見洛神。淩波微步不生塵。梅兄蓼弟雖同趣。一種風流別是春。

沃青閣

南塔前頭高閣上。山光渾似沃洲青。夜來飛雨穿牕入。翠溼華嚴一卷經。

追和荊公留題龍泉二首

千年神物疑常在。一勺寒泉永不乾。海內青苗自枯槁。蒼生空望起龍(蟠)。

山石靈源潤不枯。清甘爲我滌疏麤。近來莫訝留題少。曾有金陵一句無。

東湖十詠

東湖秋月

東湖者。純白老人世家之所居也。

明月高懸萬古愁。東湖碧水一天秋。倦遊老子歸來後。夜夜清光照白頭。

巖山蒼翠

巖山者。逸老堂南望諸峯是也。地連永康。俗名十二巖山多異跡。

十二巖巒列翠屏。人傳洞壑有仙靈。朝雲暮雨尋常事。萬古巫山一樣青。

南浦春流

南浦者。純白老人家前之水也。其源出大盆山。春漲瀰漫。極可觀也。

沙邊遙見木蘭舟。淺渚清波漾白鷗。三月盆山春水發。滔天雪浪大江流。

禪悅白雲

禪悅者。白衣大士道場也。昔延名僧居之。今廢。

昔時老衲滿禪關。幾度殘經帶月看。今日荒涼僧去盡。水牕空鎖白雲寒。

陳莊水亭

陳莊者。東陽宅仁氏倉廩也。因起小亭。臨于池上。一境可觀。

黃雲萬頃覆西疇。高臥元龍百尺樓。未必催租眞敗興。自緣人物少風流。

葛圃花竹

葛圃者。界軒先生故居也。其孫夢賢善葺理。花竹可愛。

仙翁舊圃藥苗肥。竹徑幽深白板扉。春洒釀成因醉客。海棠花下倩扶歸。

秋堂湖石

秋堂者。純白老人從諸孫壽朋之廬也。昔買喬氏太湖石。運至西園。眞奇觀也。

太湖奇石削崔嵬。壯觀秋堂信偉哉。米老見之當下拜。百夫輿自孔山來。

秀野沙洲

秀野者。純白老人舊園池也。盡壞于狂瀾。近年水還故道。沙漲復洲。今開爲田矣。

清泉白石化園池。沙漲泥淤復舊基。滄海桑田知幾變。故宮禾黍正離離。

西邨夕照

西邨者。東湖之西小邨塢也。自昔農人邨氏世居。竹籬茅舍。雞鳴犬吠相聞。有古風焉。

禾黍雞豚不厭貧。耕桑世業古風存。夕陽掛樹秋光老。樵擔參差下白雲。

五度朝暉

五度者。逸老堂東北望見大山是也。不知五度之名何說。其下居民多富者。

大小嵬峨五度峯朝暉暮靄變無窮山紅澗碧人家好簫鼓豪祠歲屢豐

子猷訪戴

玉嶂冰溪雪後天扁舟孤詠興飄然當時若見戴安道那得風流千古傳

雪牕墨蘭

空山窈窕泣湘靈回首芳洲杜若青禪老揮毫眞善幻光風吹得楚魂醒

古松

庭前挺立歲寒心千尺蒼髯半畝陰下有茯苓成琥珀臥聽風雨老龍吟

余景山枯木

千年枯木不知春鐵鎖珊瑚古篆文前夜太陰雷雨黑老龍蛻骨越江墳

庚寅歲旦

元日春回已一旬老夫就養客吳門新年七十又三歲後飲屠蘇望白雲

隱趣閑步二首

野人生計在桑麻松竹清陰處士家山北山南雪消盡後園日日看春花

萬物生生造化功園池佳趣幾人同風輕日煖唐虞世柳色花香杖屨中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七

七言絕句

月下曲

玉地瑤階桂樹秋。綵鸞何處發清謳。舊時庾亮樓前月。不照風流只照愁。

山行

空山窅窅人聲絕。寒日迢迢樹影移。竹裏禪房僧不見。偶看落葉坐多時。

過釣臺

建武故人棲白雲。蒼巖峩峩水粼粼。征帆來往桐江者。不爲虛名有幾人。

山中寒食

去年寒食西湖上。聽徹簫聲見賣餳。可是今年春寂寞。萬山深處過清明。

聽雨

風雨對牀殊不惡。啜茗燒香閉高閣。寒聲一夜在芭蕉。明日滿山黃葉落。

和靖墓

絕筆曾無封禪草孤山祇有一坏墳我來參透橫斜句何處梅花不是君

冷泉亭

飛來峯下一泓澄倒影虬龍蔭古藤若使人心無熱惱此泉安得冷如冰

泊桐江

萬頃烟波萬疊山幾人來往換朱顏孤舟夜泊釣臺下月在桐江深處寒

禪悅庵

松下清齋共老禪一聲幽磬出茶烟山深春色無人見自折巖花弄石泉

玉繩毬二首

刻玉爲花似月圓晴空一樹雪團團飛來蛺蝶無尋處絕稱豪家碧玉欄

碎璧妝成月斧修日光瑩潔最風流縞裙練帨誇穠李不見東皇萬玉毬

尋僧

獨尋僧舍穿蒙密冷翠重重巾履溼水際柴門敲不開鷺鷥飛上青松立

鳳凰臺

江遶空臺山四圍大書深刻謫仙詩海隅均被文明化祇恐鳳來人不知

畫馬

伯樂王良不再來。空留韓筆貌龍媒。圉人飲喂殊知性。尙想開元立仗回。

渡水羅漢

錫杖浮沉浪拍天。神通萬變轉堪憐。不如歸去石橋畔。閒與白雲相對眠。

王陵母伏劍圖

寬仁必起暴終傾。多少英雄見不明。一死翻成男子事。千年生氣尙崢嶸。

瓦缶浸梅。戲成二首。

誰向寒齋伴瘦身。清泉瓦缶一枝春。金屏華屋豈不好。恐對此花無此人。

細開香雪案頭花。風味獨宜雙井茶。明月自教牕外過。只將燈影照橫斜。

桂花

金華仙子碧霓裳。夜半乘鸞上帝鄉。消受廣寒風露老。人間無地着清香。

枯木

落盡皮毛玉骨寒。無窮古怪出毫間。幸逃斤斧千年永。乞與幽人作假山。

盤菊

風驚短世制頹齡。不赴重陽晚自榮。三嗅馨香顏色好。令人長憶故園情。

畫馬

驚馬紛紛一洗空何人貌此玉花驄誰知萬里騰驤意卻在奚官鞚御中

次韻書懷

黑貂敝盡履雙穿幾度逢人強粲然江上春風吹水綠歸心已墮白鷗前

春雨書懷二首

野興飄然在綠蓑江頭水長白魚多閉門三日聽春雨南浦青青恨若何

綵筆無心賦落霞牕間瞑坐只思家暮春風雨寒於臘何處園林更有花

贈相士周可山

摩挲病眼近前看愛我神清骨不寒莫趁世情輕許可野人無夢到金鑾

送周良臣補廣東書史

重酌貪泉弔隱之瘴烟窟裏要驅馳乾坤一樣梅花月不問南枝與北枝

題良道人房

誦罷南華寶篆微山中涼氣逼秋衣風吹小雨妨遊屐溼遍松雲鶴不飛

發建康二首

青天杳杳長江北歲暮眞州又揚州少壯幾何悲老大京華聊欲及春遊

頗怪清寒似鶴身不棲林澗走風塵明朝又過鍾山去山下梅花冷笑人

寓居夏日二首

風物蕭然引興長不知蟻穴夢侯王屋頭千尺高槐樹付與詩人一夏涼

戰勝紛華樂孔顏索居深巷獨能閑午牕睡覺無人見唯有清風到竹間

題黃清夫秋江釣月圖二首

嫋嫋秋風鱸鱠肥幾迴南望白雲飛釣竿自倚珊瑚樹月滿江樓人未歸

故人天子徵不起相國新知卽賦歸今古高風寧有異秋江明月滿蓑衣

都下春日卽事十首

上林車馬日紛紛千樹紅香露萼新亦擬看花沽一醉未應虛過帝城春

用不能行舍不藏京華幾度見春光烟消薄凍宮溝綠日映祥雲御柳黃

銀甕蒲萄盡日傾流鶯乳燕送春聲醉來箕踞梨花下更聽琵琶到月明

淒迷苑草無情綠窈窕園花隨意紅但得尊前開口笑不將心事怨春風

煮茗燒香破愁顏隔牆春鳥鳴百般中臺花木正陽艷借與江南客子看

乾坤生物不停機三月正當桃李時借問走塵投漫刺何如對酒賦春詩

五雲宮闕漏遲遲上苑芹香入燕泥想見江南烟水闊河豚欲上荻芽齊

五更殘月杏花枝歸夢驚回百舌啼曲水泛觴寒食近傾城士女踏春泥

無多歡意強追隨。顚倒綸巾塵滿衣。一笛春風牛背上。菟葵燕麥亦芳菲。

心淸絕俗澹無言。惟有逢春憶故園。滿地梅花人萬里。柴門應鎖月黃昏。

次韻春日漫成二首

午困拋書自煮茶。東風僻巷岸烏紗。幽禽也似知春意。飛下蒼苔啄落花。

淸明時節曉猶寒。輦路無塵小雨殘。愁絕春光人不見。梨花如雪在東闌。

和馬伯庸送南歸韻三首

水際丹楓早晚霜。秋花無復舊時黃。北來一覺南柯夢。歸去燈前說帝鄉。

應奉蠻坡冰玉淸。三長筆削眼增明。賢愚公論終難泯。留取千秋萬古名。

誰與淵明敢雁行。衣玄髮白理歸航。太平時節桑榆煖。一任幽人釣野塘。

挽三十八代天師步虛詞十首

宗風重振廣微君。叱咤雲雷走百神。精爽在天功在世。前身觀妙卽今身。

靜肅淵居答聖仁。明成遂宇奉元君。飄飄仙馭今何許。龍虎山高空白雲。

雨風雷電起靑霄。妖分殲夷海渺消。自有神功侔禹鑿。底須強弩射肯潮。

濯熱誰翻馬上瓶。稿苗千里變靑靑。淮南黔首何多幸。迎送雲軿屢乞靈。

淸淨無爲默贊堯。京畿亢旱不能驕。瑤華瑞應天顏喜。金盌瓊漿下九霄。

西沙投券鶴摹翔。水際輝輝耿夜光。填海曾聞鬼神泣。潮流深處復耕桑。
三朝異數人無並。一品留封祖有光。疇昔山林吹縞帶。翩然翳鳳廣寒鄉。
華林玄圃擅高閒。何許人來問大還。竹石雲龍俱道妙。幾多遺落在人間。
纂纂圖書垂萬籤。玄玄功行滿三千。玉棺飛出身光蛻。寶籙延生世永傳。
道館仙宮山水秋。雲車飇馭候清遊。神靈炳炳兼忠孝。合是人天第一流。

初度寓普照院

五月正當十五日。挨余初度寄僧家。廓然無物酬天地。一炷清香誦法華。

翛風圖二首

播穀執筐同永日。授衣剝棗及涼風。使無家宰陳王業。應笑一生田舍翁。

農事開基八百齡。聖人制作自天成。萬方今日如翛俗。何幸窮經見太平。

花下口號

自從池上海棠發。終日危然坐錦窠。時舉一杯非好飲。當春不飲奈花何。

湖上

散步蘇堤消永日。綠陰古木漸成稀。西林橋上遇微雨。卻喚扁舟湖裏歸。

舊內白塔寺

江山滿眼畫圖開。廢苑秋風自草萊。輸與殘僧無一事。倚闌日日看潮來。

九日感興二首

三徑荒涼落木秋。登高時節若爲酬。自從彭澤歸來後。不了黃花一段愁。

佳節追歡老更狂。紫萸黃菊滿清觴。莫嫌醉後烏紗落。正要人看白髮長。

壽星寺

牕扉寒碧靜娟娟。野衲何知此勝緣。獨立移時清思極。直疑修竹是坡仙。

偶題

倦書投筆酒罇開。言笑春風落野梅。但怪牕前渠水滿。不知江上晚潮來。

送祝丹陽鍊師祠武當山三首

仙宮通籍奉天香。萬壽貞符應武當。絳節玄旂春婀娜。木精山鬼夜潛藏。

按行福地兩皃輕。瑤草瓊枝入眼明。欲覓還丹延短景。道人指掌授長生。

斷崖蒼樹水洄洄。鶴迹年年印古苔。玉磬風微清醮罷。天池日靜碧桃開。

和道心姪湖上三首

一片湖光靜如練。白衣大士坐中間。玉盤夜向波心墮。水冷魚沉萬象閑。

春歸落絮浮湖面。雨過新泉響竹間。滿地苔痕青不掃。結庵僧去石床閑。

老仙日日在湖山。得句蒼烟古木間。雲路不隨黃鵠舉。水軒長伴白鷗閑。

過常州

方觀魚鳥春咸若。不記人民昔盡劉。可是太平時世久。卽今風物勝它州。

子昂畫馬

松雪高人手自摸。百金市骨更收圖。祇愁伯樂不常有。天下何時良馬無。

聞進士唱名

禮樂百年今盛日。太平人物在中原。願予衰老多歸興。卻喜門生作狀元。

送劉僉事閩南決獄二首

西湖十里藕花風。江上潮生過浙東。路入閩中天氣別。火雲六月荔枝紅。

驛騎南馳亦快哉。閩山疊翠瘴烟開。旌麾郊迓皇華使。人道刑官天上來。

四月十九日恩榮宴

宰官宣押宴瓊林。拜賜恩光雨露深。何幸盛筵今再與。宮花休笑白頭簪。

示兒

衰老情懷祇自知。爾來迎我正維時。到家須及身強健。今日歸田已覺遲。

告老

秩滿詞林歲又殘。備員無補愧朝班。挂冠告老成歸計。好趁青春作伴還。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八

銘類

誠銘

古昔聖賢。一誠而已。與天同運。萬世如是。後之學者。亦允在茲。欺僞爾屏。純實吾資。吁嗟乎誠至德先儒有訓。不妄語始。修己治人。篤信力行。感通造化。對越神明。內觀密察。不誠無物。積實之久。表裏滴水涓涓。可使石穿。惟日不已。遊乎其天。

忍銘

昔張公藝。忍之一字。九世不分。書獻天子。製字之義。以刃加心。譬如疾痛。允也持任。凡百憤怒。最難少忍。須臾復回元氣。惟小不忍。至亂大謀。一日之忍。千日之休。語言厲階。爭鬬興訟。力能忍之。化鴞凡厥不平。維忍是容。忍之忍之。福祿無窮。

看雲道院銘 并序

特進上卿大宗師吳公。命其徒作道院于江左山中。表之曰看雲。志將歸也。奎章閣侍書學士虞爲文以記之。明理學之原。而發老易之奧。可謂至矣。金華山人胡助輒因其緒餘。而爲之銘。銘曰。

維雲在天。萬變孰識。絪縕元化。敷爲五色。或弛或張。覃及九域。風雨雷電。盈虛消息。從龍下上。神運無迹。揮手招之。歸于太極。維雲在山。翳林觸石。孤飛澹澹。千峯橫碧。若有所思。時萬時億。逍遙自在。無適非適。卷而懷之。退藏于密。同我浮遊。閑閑寂寂。維大宗師。空同老仙。山中天上。羽衣蹁躚。蓬萊雲氣。輪囷後先。至陽之精。在易純乾。觀之有要。默契眞筌。馮空虛躡。衆妙玄玄。左顧右盼。容與回旋。有無生滅。來往推遷。清都絳闕。一瞬千年。噫眞耶幻耶。是耶非耶。吾又烏知其所以然耶。

義門銘

余聞浦江鄭氏舊矣。間嘗見其子弟純謹篤實。善守家法。信乎其能行是義也。能由是門也。則其八世同居。輝光旌表。不亦宜乎。翰林揭先生既爲之記。余郡人也。故述義門銘以美之。其詞曰。

瞻彼義門。表茲鄭氏。本源弘遠。光我閭里。閫門百口。同居八世。子子孫孫。詩書孝悌。積善之華。一團和氣。帛無私衣。食無私味。室無私財。罔間奴婢。推其有餘。鄉鄰以濟。何以臻斯。曰誠無僞。婦言不聽。躬古之義。末俗輕浮。尊卑唯利。秋毫必爭。父子情異。而況兄弟。烏得無二。分房析戶。紫荊憔悴。義門崇崇。有國之制。旌之復之。以勸以愧。俗由茲厚。世由茲治。敬之保之。是在不置。出入具瞻。安居良貴。旌復非難。敬保非易。更千百載。有引勿替。我銘義門。用諗來裔。

尚志齋銘

士之所尚。曰惟其志。其志伊何。稽古六藝。先立者大。毋局以卑。心之所之。聖賢是歸。千里之遙。始於跬步。

精踐力行。罔失厥度。車服華靡。宮室巍巍。犬馬聲色。一皆不爲。達斯兼善。窮乃獨樂。陋巷簞瓢。褐衣寬博。富貴威武。視之若無。毅然莫奪。誠大丈夫。

純一齋銘

純兮不雜。一兮不分。懿矣純一。道之本原。如彼白璧。絕無纖翳。有粹其容。善養其氣。如彼流泉。滴石以穿。勿二勿三。內也靜專。聖學工夫。主于無適。霧散雲開。青天白日。有美君子。揭以顏齋。我銘章之。肅我允諧。

聽竹軒銘 并序

著作王晉之居京師。銘其軒曰聽竹。而未始有竹也。或者疑焉。翰林應奉黃子肅爲記以釋之。晉復徵余銘。銘曰。

有斐君子。軒名聽竹。我思古人。瞻彼淇澳。敬愼威儀。其聲肅肅。心之聽矣。匪任耳目。是故聽于耳不于心。吾知吹萬之非眞。聽于心不于耳。吾知抱一之在是。虛中以淸。直外以勁。動而爲聲。靜而能聽。崇爾令德。消爾俗病。君子有之。性情允正。噫光風霽月。佥玉其音。坐進此道。萬古一心。

太一舟硯銘 并序

戶部員外郎楊君友直善隸八分。曩爲石氏書先碑。得蓮葉硯一枚。其製精奇。蓋古物也。字之曰太乙舟。俾予銘焉。銘曰。

斲山骨。製蓮葉。成硯池。貯風月。玉井潤。華峯秋。千古意。太乙舟。蓬萊近。雲氣浮。助揮灑。勝蛟虬。畀之誰。玉

堂仙照青藜草太玄

筆銘并序

筆於文房厥功最鉅韓子傳毛穎述其世系封爵勳烈特詳故不復云余謂臨池之學非佳筆不可也紙與墨誠次之何則今有李氏烏丸鑷繭玉板而中書君不中書安能造鍾王之妙追顏柳之奇哉昔人謂筆之壽以日計固然亦孰知有類夫人之道者方其始用也尖圓甚銳未易屈伏一揮千言不挫一毫如人少年志氣方盛馳騁英武勇於敢爲此孫伯符下江東時也迨其剛銳少斂鋒藏不露入手純熟宛轉適意如人壯年更變既多慮患益深舉無遺策此子房遇圮上老人後佐漢謀楚時也及其既退鋒偏髮禿畫一成二欲左而右不稱任使如人暮年精力已衰百病呈露此廉將軍三遺矢時也嗚呼余好工書故能知筆之利鈍如此且感其進退始終之道與人合乃爲之銘銘曰

內剛外圓其用不息始銳終鈍敗于斐墨運諸掌握惟意所適天祿石渠嘉乃不績顏筋柳骨心維正直書匪徒書允觀厥德

芳遠堂銘

伊古君子學以修身馨香令望百世攸聞譬諸草木惟其所好物由人顯妙契斯道楚澤之蘭佩于靈均豈以幽寂而泯厥薰濂溪獨愛亭亭淨植香遠益清懿哉無極東籬之下采菊悠然令名芳節垂千萬年亦有梅花處士是似冰玉其姿歲寒擅美觀是四者永懷其人邁往千古其何能臻仁熟善積樹藝不息

流芳之遠允符爾德

省心齋銘

維人之心通貫古今無遠弗到無近弗臨大包宇宙細入微塵虛靈不昧是曰天君賢愚善惡悉由此分放而不收爲厥心病省之有要操持一敬垢去鏡明潦澄水瑩潛思密察恆守中正其用無方物來能應

敬止齋銘

君子之心止乎一敬純粹無雜清明有定大學至善中庸至誠始焉致力終也安行君子之學敬其所止居之不遷儼思若是揭以顏齋修息允藏如臨上帝視此銘章

惟善銘

惟善爲寶賢人是好虛靈不昧知止深造忠以事君孝以事親萬物備我一視同仁內主乎善外邪莫入奉之如師服膺勿失嗟惟此寶人孰無之不有其寶溺於己私所寶惟賢明德至善誠身謹獨罔間隱顯所寶惟善樂莫大焉一動一靜希聖希天

時思銘

仇氏得姓爰始春秋宋大夫裔世居陳留厥後遷徙自西徂北維高維曾顯于金國曰祖曰考仕我皇元衣冠積善慶綿子孫追榮三品祭祀備物君蒿悽愴孝敬誠一神靈如在昭格時思永久勿替刻此銘詞

虛齋銘

君子齋居。心兮孔虛。存誠默太極之初。靜而動妙化之樞。靈明空同。善應容物。八牖玲瓏。一榻滯室。光風霽月。悠然在室。庶幾坐忘。匪事外馳。研硃默易。觀象玩辭。無中生有。親見庖羲。

頌類

慶雲頌并序

皇朝將作匠善繼御容。其工妙非繪書所及。前古未之聞也。泰定二年冬十一月。英宗皇帝御容既成。有旨奉安于萬安寺。越辛酉丞相率百僚備儀仗導引。綵輿之次。教坊樂作。而慶雲見。中書參議臣王士熙作頌以紀盛美。而草野臣胡助竊獲觀焉。其頌之序有曰。昔至治元年。百官迎仁宗御容至萬安寺。慶雲見。英宗命翰林學士元明善贊之。小臣嘗載筆太史。今預中書謀議。目擊心悚。盛美不可以不志也。嗚呼休哉。昔助嘗館於元氏。而參議故所交遊。知其家學淵源。實擅太史公瑰偉者也。助雖種學有年。而不獲備太史氏之灑掃。將老矣。覩盛典。技癢于中。若夫肆勿羹之歌詠。以待上之采擇。是亦詩人之義也。遂作頌云。詞曰。

穆穆帝容。於赫在上。昭回爲章。時降時享。奉安卜吉。爰奏鈞韶。普天同慶。有雲佇霄。五色流麗。非烟非霧。炳煥郁紛。輿衛是覆。惟昔仁廟。徽祥若茲。前聖後聖。一揆同歸。丕纘皇元。河清海晏。式符昌運。歷年億萬。兩朝載見。太史屢書。野人作頌。播之康衢。

傳類

大拙先生小傳

太拙先生者湖海士也姓陳氏名信逸其字自號大拙人稱爲大拙先生不詳其鄉里世系所出或云浙人也常往來蘇湖間窮山水之勝先生貌淸古瘠而長雙瞳炯然若方外士性恬澹無機心溫和樂易不作崖岸見人有善亟稱之恆以孝悌忠信語人獨好儒學能文章喜爲詩且善書有晉人風致人或求其書輒揮灑不倦求詩亦不辭江湖間遝遝傳其所作微好飲酒量不弘醉後喜誦陶淵明歸去來辭蘇子瞻赤壁賦慨然慕其人間與釋老二氏游而不崇信其法也年踰六十髮不白齒不衰若四十許人行步如飛屢遊京師若有爲者然未始交權貴人每於稠人中有所注視或疑其善風鑑扣之卽拂然怒嘗自吟大拙詩曰我有大拙知巧滅絕不貴王侯不愛田宅衣冠不飾飲食不擇五湖四海到處爲客一片襟懷風淸月白世莫測其何如人也先生與蘇人錢翼之好錢予友也爲余言先生大略如此蓋有道之士也又曰先生昔在維揚見予殊喜且謂予外秀內純庶幾可學道者惜乎其汨沒塵埃而不知返也予聞悚然異之顧恨不獲執鞭下風而請教焉於是追錄錢語爲作小傳云

胡子曰余觀先生之爲人是亦不夷不惠之間焉爾大拙自吟蓋有見也至於數造京師夫何爲哉得非濟世之心未能忘諸嗚呼若先生者古之隱君子之徒歟　助旣傳大拙先生之事或者疑焉今特進上

卿大宗師看雲老人吳公見之甚喜。爰命裝演一卷。俾其徒之善書者書焉。且賦律詩題于後。館閣羣公。亦爲著語。於是大拙之名傳播京師。助也倦遊老矣。將歸故山。他日或因錢君幸獲一見先生於廣莫之野。出此卷誦之。寧不爲之捧腹絕倒。其亦拙者之遭耶。

附傳

有小拙先生者。容貌性情學行。大抵與先生類。喜詩攻書。嗜酒又同。不交權貴。不務貨利。不事莊飾滋味。亦同稱胡公。不知何許人。喉中作吳越聲。再官京師。秩三百石。官小史氏。舉相似與先生處。淡然天遊。違去晨夕。夢想未嘗不神交也。慕魯連爲人。頗憂人間事。願謹職業。年踰五十。鬚髮盡白。身長八尺。量差小。時人稱爲小拙先生云。

純白先生自傳

純白先生姓胡氏。名助、字履信。一字古愚。婺之東陽人。上世來自霅川。有諱神者。爲仙居令。始南湖居焉。高祖諱翺。爲寧都尹。捨西山宅建寺。乃遷東湖。曾祖諱居仁。任學諭。從東萊呂成公學。與葛端獻公爲友。祖諱中行。隱居行義。鄉稱善士。父諱祐之。宋鄉貢進士。用薦者授廸功郎。辟史館實錄院主管文字。今贈承事郎祕書監祕書郎。從子請也。先生幼穎悟。性淳樸。恬靜無機心。弱不好弄。稍長。唯善讀書。自以早失怙恃。孤苦刻志樹立。所居山野。去城府稍遠。獨學無友。里人咸笑其迂。凡經史諸子百家之言。悉究其大旨。而不屑屑爲章句學。嘗讀論語。至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

學也矣。及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喟然有省。遂致遊遠。求天下之奇文壯觀。平居酷好韓文。未嘗一日不觀。詩好淵明、山谷之詩。怡然自得於心。聞子昂趙公以書名世。故亦習晉唐人書。得其法。年踰三十。郡舉茂才。爲教官。行中書授建康路儒學學錄。建康六朝故都之地。今行臺治爲監察御史。日至泮宮。勉勵諸生。先生之爲學官也。實兼太學齋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悉從授書。去後登科入仕者衆。其最顯者。前中書左丞呂仲實、江西監憲劉伯温、遼省參政廉公亮。今禮部尚書趙伯器是也。治書侍御史趙公子英、監察御史周公景遠、禮部尚書曹公克明。皆一時明德。最相知。周御史薦江浙士之博學通經能古文宜居館閣者七人。首胡石塘、徐方谷。而先生與焉。故侍御史劉公輔之。時爲臺郎。贈詩有曰。作者七人爾。君才十倍加。士大夫欣豔之。會司業吳草廬先生南歸。過金陵。見先生所爲詩。大加稱賞。列在上品。由是名振一時。實皇慶初元也。明年科舉開。臺章例格不行。復就行省。調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禮部選。再遊京師。見知於翰林學士元公復初。中書參政王公繼學。翰林侍講袁公伯長、虞公伯生。集賢學士貢公仲彰、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國子祭酒宋公誠甫。皆待以奇士。而於繼學公尤深知。日相唱和。俾二季從游。既授温州路儒學教授。需次差遠。用諸公薦。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順初元。從虞學士分院清署上京。虞公爲表先君之墓而銘焉。今刻諸石。秩滿久之。又以例格保舉。調右都威衛儒學教授。衛文廟在涿州新城白溝之滸。昔者宋金之界。其地荒涼蒼莽。皆屯田士伍羽林老兵之居。無所事教也。秩滿。再任國史院編修。會修遼、宋、金三史。議者謂先生宜秉筆而一時後生奔競圖進。挾勢求爲之。中書總史

事者。往往視人情。選擇非才。貽笑當世。同僚有不平者。率先生上言辭職。先生因曉之曰。修舊史。故史官職也。然用否在朝廷。昔之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甚可懼也。且以昌黎公職在史官。而不肯爲史。況我輩耶。是宜退避。何庸較同僚服其言。識者韙之。秩滿。授承事郎太常博士。年幾七十。竟告老於朝。致仕以歸。實至正五年也。先生凡兩任史官。適遇大比之歲。三中書選爲河南山東燕南鄉試官。所取多得人。於河南得余廷心進士第一。烏希說張約中爲時聞人。燕南得張仕堅進士第一。先生貌清古。氣稟雖弱。而善自調理。少疾病。絕嗜慾。平生誠實無僞。見人有善亟稱之。與人交淡而久。人益敬之。素薄世利。故於人無怨惡。若釋老二氏之學。亦知其微而不惑焉。嘗著大拙先生小傳。寓言以自況。又取莊子漢陰抱甕語。自號純白道人。初在山中所作。曰巢雲稿。至建康曰白下稿。往來京師幾三十年。有京華雜興。上京紀北遊前後續稿。命子編集合三十卷。名之曰純白齋類稿。觀其文可以知其人。或譏先生好文辭。而懶著書。先生聞之曰。道六經而文不六經者有之。未有文六經而道不六經者也。道其體也。文其用也。體用一原。文所以明乎道者也。斯道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孟既沒。而不得其傳。至宋濂洛諸大儒起。唱鳴道學。以續其傳。南渡朱張呂三先生繼起。私淑其徒。相與講貫。斯道復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諸儒之大成。然後聖人之道。昭揭日星。諸子百家之言。折中歸一。如水赴海。學者唯當服行而已。若夫近世著書之士。徒剽竊古人糠粃。或執己見穿鑿其說。是書之蠹也。何補斯道邪。先生既歸數年。兩嗇賜幣。顧鄉里舊友無在者。若文懿先生許益之、翰林柳道傳、禮部吳正傳、修撰張子長、皆繼死。不能不爲之興懷傷感。

獨侍講黃公晉卿。巍然靈光。又不能時相會聚。可勝歎哉。今先生年七十三。康健如少壯。耳目聰明。能寫細字。手不釋卷。可謂老而好學者也。先生凡兩娶。皆陳氏。贈封宜人。俱先卒。子二。長璋。遼陽儒學學正。輒棄去隱居治田園。次瑜、廕賀州通判。女一。適溫州陰陽學正陳樵。孫男六。長應文、習進士業。次朋壽、衢州路學正。學博、修齡、本縣訓導。科傳奕壽。女孫五。長適許繼祖。次適何陶民。次夭。次許適陳。次幼。二子爭欲迎養奉甘旨。而先生反不樂。獨居故廬。冰雪一榻。自奉如深山道人。茲所以壽未艾也。術者或謂可望八十。雖有命詎可必哉。於是輒先命戒二子曰。我死斂以時服。不得用浮圖氏作佛事。塋塋地。或附先隴。不拘陰陽。若違吾言。是爲不孝。亦不必求人作行狀墓銘。故吾自爲之傳。以遺後之人云。

桂坡李至愚先生期頤傳

洪範敘五福。一曰壽。夫以壽居五福之首。是豈易得哉。古人謂壽有上中下三品焉。百歲曰期頤。上壽也。九十八十曰大耄。中壽也。七十六十曰老耄。下壽也。傳曰。仁者壽。不可誣也。大抵古者風氣淳厚。人多上壽。後世風漓俗薄。七十者稀。韓吏部諫佛骨表。歷言自古帝王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年皆百餘歲。是時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漢、魏、宋、齊、梁、陳之君。事佛漸謹。年代猶促。梁武雖壽。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可謂篤論。韓公又銘李于之墓。歷數當時六七貴公。好服餌金石之藥。希望長生。反得疾速死。以爲世戒。由是觀之。異端信無益於人。而世俗猶酷事佛老。以祈福壽是惑也。吁。凡人壽夭。固繫於命。然養生愛護。亦必有道。譬如密室之燈。風簷之燭。明滅遲速。何可同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延壽之道。

無踪此矣。今吾里有百歲之老而世罕知之者。予既慨其生不獲旌表於門。又懼其將泯沒於後。作期頤傳。先生名寓、字至愚。一字至隱。姓李氏。東陽人。故宋工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大同之從孫也。生於嘉熙元年丁酉十月二十三日。性恬澹質直。習詞賦。舉進士不第。入國朝不仕。日以文史自娛。年已九十餘。耳目聰明。手不釋卷。行不扶杖。齒牙不衰。髯髮不白。熙熙然如少年。可謂知其所養。鄉閭見者皆曰異人也。縣令許君思忠獨尊敬加禮。求其衣而衣之。間請問爲政。輒直言其非。勉以廉幹。許益敬之。翰林待制柳公貫賦詩爲先生壽。且欲請易所居坊爲期頤坊。會乏賢令不果易。數沾賜帛之恩。壽一百有一歲卒。時至元丁丑二月二日也。有隱居雜稿一卷藏于家。娶石溪徐氏。子二人。長泳、年七十三先卒。次埜、年七十餘。無嗣。孫男二人。曰仕道。曰安道。曾孫男五人。眞、桂、元、蘭、蕙。於戲。三代盛時。養老之禮備具。王制曰。問百年者就見之。惟恐其勞。欲其安也。今夫麒麟、鳳凰、醴泉、芝草。世稱瑞物。黃耇台背享期頤之壽者。亦曰人瑞。若先生是也。贊曰。百歲之老人中之瑞。五福之家天爵之貴。峴山書水。間氣所鍾。曠世一見。千里聞風。

廉侯遺愛傳

婺之支縣曰浦江。自入國朝以來。凡所更長官二十餘人。求其德政愛民與古之魯卓並稱無愧者。今惟見廉侯一人而已。侯名阿年八哈。一名浦、字景淵。北庭人也。從祖希憲。爲至元名臣。有大勳勞於國。官至中書平章政事。封恆陽王。通孟子學。人呼爲廉孟子。祖希恕中書右丞。封齊國公。父忽都八哈。度卿。世以清白相傳。侯幼穎異。絕無貴介華靡之習。年二十餘。卽入宿衛。禁中旋以世賞授官。來爲浦江縣達魯花

赤下車視事卽訪民利害而興除之浦江爲邑在山谷間稅糧舊輸之本郡近年撥輸建德建德雖與縣境連而崇岡峻嶺不可通貞荷之費數倍於前民甚患苦之侯力稟憲司獲仍其舊民皆鼓舞相慶賦役不均吏並緣爲奸是故貧益貧而富益富侯察知之日夜思惟以救其弊會憲司行隨產當差之法他州縣皆別遴官獨浦江就委侯行之蓋素知侯廉明正直足以登厥事侯亦感激益行素志集耆老於庭備詢其詳令民自實其業用宋咸淳册爲之根柢命里長履畝而推正之及命鄰都覆覈侯躬校簿書正其是非斥其隱蔽吏造册籍粲然明白積年之弊不可去者一旦盡除之然後依糧定役咸服平允小民德之不啻如病而得瘳如旱而獲雨侯明敏絕人加以仁愛凡民有訟洞知其情委曲戒諭使之自新不得施刑法吏不敢欺民不敢僞縣舊用胥徒追迫叫囂隳突鷄犬不寧侯悉革去第令里長呼之事無不集侯初至見學校不治大懼無以成人興化卽毀學田葺齋舍禮致儒士俾弟子員肄業其中公退輒詣倫堂諄諄勉勵又俾各社延師以訓童稚絃誦之聲達乎四境侯每歲親行郊勸其農人播樹藝于今三年皆底厥績譙樓及戍營將壞侯爲修理而一新之鄉先生柳內翰有遺文廿卷藏於家未能刊布縣之圖經久且未續侯命文士撰述成篇復皆捐俸爲倡刻置學宮其表厲斯文意有非區區俗吏所能及也武川民素譁爭譁爭起禍在不測部使者賢侯之行俾聽治之侯發其隱伏民皆服罪無冤一縣稱爲神明及其歸也歌謠載路江東有警隣縣惡少年欲乘勢剽掠人皆震恐至有挈妻子逃山谷者侯爲保甲之法使得互相拯援復揭高竿於四門設有亂者暴其屍以狥侯親部士卒持弓巡行鄉落遍告以用法之

意。民皆帖帖。此侯之治績尤著者。侯其愛民。切切在念。無斯須忘去。鬚髮爲白。故民得安其生。輸賦稅外。毫髮無他費。聞侯之去。皆相顧如有所失。或塑像而立生祠。或植碑以表不朽。見者咸慕以爲前此未之聞也。侯治縣三年。廉介自守。始終如一。雖薑鹽不給。而處之晏然。善談論。援引明切。動合古義。聽者悚然起敬。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侯之謂歟。里父老相與謀曰。侯今去矣。其德澤在人心。遺愛在田里者。及吾之身固思之不忘也。將如後人何。曷屬諸立言之士書之。以垂來世。皆曰然。於是介戴良民具政蹟。使來東陽謁文於胡助。助竊聞之。樂道人之善而可以爲世勸者。春秋之義。君之事也。矧侯之善政。彰彰若此哉。是何敢辭。故爲之述。遺愛傳云。贊曰。今之邑。古子男國也。禮樂刑政。教化之具咸在焉。顧施用何如耳。廉侯年不先人。德不後人。春生秋肅。冰清玉潔。綽有古循吏之風焉。非獨浦江之民懷遺而不能忘。若隣封之間。亦感其聽斷之公。歌謠載道。非其家世之懿。材識之周。決不能致於是也。嗚呼。廉氏世有其人哉。太常博士東陽胡助述。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九

贊類

皇朝元會板位圖贊

侍儀舍人王士點精思爲是圖屬永嘉郡文學東陽胡助爲之贊云

皇朝元會禮樂盛美越古冠今錫福受祉崇天闕圖大明臨御億兆臣工旗甲拱衛虎豹獅彪列置其外儀仗繽紛精密妍麗旛扇麾幢旌節斧蓋穆穆四門前後對啓日精月華鳳儀麟瑞東西兩樓禮物攸止內外將軍左右護尉雲和令丞絲竹鼓吹糾肅班聯起居黼扆文武千官咸有定位宣贊承傳音吐弘偉拜舞周旋山呼萬歲職司侍儀恭事殿陛導引升降目擊心醉敬列爲圖昭示永世廣文作贊敢效狂斐

眞西山小像贊

乾淳正緒斯文未墜考亭既沒西山起繼惟西山公國之元氣忠君愛民懇懇獨至高牙大纛仁風滂沛金馬玉堂淋漓草制將登政府參贊補綴夫何衰運天奪其志讀書之記大學之義伊公平生羽翼六藝形于小像德容溫粹門人寶之一瞻三喟

張夢臣眞贊

光嶽氣全。金玉輝潤。大魁天下。開先文運。偉人物之山立。蓋羽儀乎天朝。卽之溫而德厚。使人之意也消。若夫爲時宗工。士論無異。文衡旣執。經筵亦侍。置之玉堂。則代言潤色。鼓動風雷。旌潛詠回。海立山嵬。擢之臺憲。則威嚴不迫。奸邪褫魄。冰潔霜飛。乾坤淸夷。委之廊廟。則斷斷乎操宰相之方。拳拳乎用人才之良。至於垂紳正笏。不動聲容。安九鼎盤石之勢。收千載眞儒之功。是安得不使海內之士。倚之若中流之砥柱。而障百川之東也耶。

仇公哲眞贊

陽剛之蘊。溫粹之容。峨冠佩玉。臺閣淸風。有爲有守。才宏氣充。如水行地。如雲在空。無適不可。惟其所逢。措諸事業。式昭顯融。

古佛像贊

伊維古佛。從何而出。相本心生。故作是形。偏袒赤脚。眞體如如。吁豈非西方聖人之徒歟。

南極老人贊

維南有極。奕奕明星。昭回雲漢。老人之精。氣化絪縕。胚胎萬古。允昌斯世。實曰壽祖。

仇公度山林小像贊

山巃嵸兮園靑。雲英英兮飛瓊。水蒼蒼兮古色。泉泠泠兮懸石。若有人兮其中。曰工部兮仇公。裁冠巾兮野服。撰杖屨兮林麓。澹容與兮逍遙。何風度兮孤高。脫紛華兮違俗。一琴一鶴兮自足。

蕭鶴埜眞贊

東州之裔西蜀之壘武功積世偉偉堂堂劍佩珪璋氣超龍驤滿月面相詩書名將漢唐之上雲臺凌烟丹靑是然久載彌傳

純白道人贊

純白道人者胡履信父之別號也其平居好讀老莊書因取莊子漢陰丈人論抱甕灌園語以爲號焉且自贊之曰

若有人兮古之愚純白備兮機事無氣冰淸兮湛雙瞳養其內兮忘外趨吟風月兮薄萬古視天地兮同蘧廬知我者以爲金華山牧羊之徒不知我者以我爲詩人之流章句之儒吁其竟何如世人烏得而識諸

達摩贊

對者不識識者不對若不渡江幾乎狼狽

如愚贊

余少年讀書山中嘗顏所居之齋曰古愚因自爲之記及來京師與今平陽守仇公公度相知甚厚公是時亦號古愚其後歷歷中外宦業益著涉世益深若以古之愚爲不足於世用而更號如愚焉前中書左丞許公可用又從爲之贊而紱其故且謂以古愚之號獨歸於其友胡助而許公特善發明其說

僕竊愧甚於是拾其緒餘亦爲之贊云

伊古之愚直哉惟迂伊今之愚詐則有餘不古不今終日如愚希我先師庶幾世儒有不愚者實兮若虛學貴乎內外名曷拘曰古曰如疇敢齊驅嗚呼如愚其顏氏子之徒歟

別峯法師眞贊

微笑之容說法之相披金襴衣啓華嚴藏洞徹三觀掃空諸妄噫飛來千仞別峯青明月清風鏡湖上

古賢贊 并序

始余作古賢贊八十一首小子瑜輒就吳興刊板而以書來言曰古賢尚多顯者大人筆力有餘請更作幾首以遺子孫何如余從其言復作廿九首通一百一十首然亦豈能盡哉初非有去取之意於其間也不過乘興自適卽其事實之大略而爲之耳雖然知我罪我恐不滿大方一笑也

陸賈

乃公天下馬上得之每秦新語輒爲解頤縱橫餘風遊說奇術臣服尉佗交歡平勃

周亞夫

細柳屯營將軍號令介冑不拜乘輿加敬可屬大任由是觀知平吳楚亂用兵出奇

申公

蒲輪安車迎聘老儒大開明堂會議石渠帝方尚文首問爲治不至多言力行何事

魏相

隱精核實。漢宣中興。同心輔政。丙魏齊名。丙尚寬大。魏尚嚴肅。寬嚴相濟。致治多福。

黃霸

潁川之治。首漢循吏。教化既行。鳳凰斯至。宜舉是心。充養加諸。胡爲相業。治郡不如。

卓茂

盛德寬仁。善教化民。居攝病免。冥羽潛鱗。建武中興。表賢拔俗。首拜三公。四方悅服。

竇融

河西五郡。保全歸美。帝賜璽書。明見萬里。入朝受封。升拜司空。念非勳舊。益事謙恭。

馮異

大樹將軍。屢建勳功。赤眉敗走。平定關中。蕪蓏豆粥。滹沱麥飯。倉卒厚意。毋忘患難。

袁安

大雪天寒。高眠閉戶。蟄居俟時。憂民疾苦。外戚擅權。天子幼冲。漢廷恃賴。司徒袁公。

羊祜

輕裘緩帶。晉朝元戎。滅吳之志。身後成功。山因人重。淚亦不朽。遺愛墮淚。碑存峴首。

杜如晦

貞觀初政良由房杜善斷嘉謀亦莫予侮勤勞無迹丕顯功名帝念同佐獨見玄齡

姚崇

鸞臺鳳閣雅志從容應變成務立羣枉中明皇賢輔史稱姚宋允矣救時世方管仲

張巡

飲血登陴裹瘡力戰士卒同心外無救援孤城死守雙廟生輝彼全軀者猶議其非

李光弼

臨淮嚴重武略英雄中興唐室郭李同功吐蕃入寇遷延有憾擁兵不朝塵下疏慢

李晟

將兵擊泚天生西平肅清宮禁收復京城功在社稷信讒猜忌吐蕃劫盟馬渾羞愧

李泌

白衣山人萬乘賓友弘濟艱難無屈其守陳五不可固請歸山晚爲良相薦賢好仙

段秀實

吾戴頭來就死見義奮笏擊泚忠烈名世賣馬市穀代農輸租公論詰責恨死武夫

楊綰

議貢舉法三代遺風典選平允分直不容登庸制下悉從清儉天遽奪之相業未遠

曹彬

飛龍見知。不欺其主。位高志下。寵厚憂鉅。平吳降蜀。勳業最隆。出將入相。善始令終。

錢若水

華山隱者。擁爐盡灰。熟視良久。不語如雷。雖有道骨。功名方逼。急流勇退。仙做不得。

呂蒙正

清修苦學。風雪貧居。大魁天下。三人中書。朝士失言。置之度外。薦姪爲相。儲才夾袋。

李沆

謹重雅望。識高厭榮。日奏水旱。防欲未萌。手焚御書。册妃寢議。難居人上。夙知丁謂。

王旦

三槐德符。天定必取。善決大議。愧服夷虜。太平賢相。委任獨專。福祿榮名。十有八年。

張泳

剛毅鐵石。自號乖崖。善臨方面。安反側懷。庶幾孔明。法嚴治蜀。二公遺愛。千古尸祝。

林逋

咸平處士。獨愛梅花。一童一鶴。雲水仙家。千古眞風。清言知道。孤山有墳。封禪無稾。

魯宗道

太后臨朝屢有獻替諫立七廟三從尊帝魚頭參政骨鯁可知市飲微過事君不欺

胡翼之

承繼洙泗開先濂洛天子辟雍取法湖學議樂侍講海內尊師先生道德歐公表之

范鎮

開端建儲濮議不屈力詆金陵勇服君實平生同傳後死者銘論樂終異乃見眞情

包拯

龍圖京尹政號神明小夫賤隸皆知姓名彈劾權貴澄清羣轂遺風凜然謚爲孝肅

東李李至愚期頤先生贊

百歲之老人中之瑞五福之最天爵之貴峴山畫水間氣所鍾曠世一見千里聞風

題跋類

題黃清夫耕雲釣月圖

秋谷耕雲者相國李韓公也秋江釣月者處士黃清夫也韓公爲天子之宰有大勳勞忠於君者也清夫山林之士以耕釣養母爲悅孝於親者也昔者見知於相國長揖而去不以功名富貴介心相國既贈以詩且欲友之而不可得其志節之高可見矣然則相國之於處士其貴賤雖不同而忠孝之道一也子昂

以翰墨之美爲之屢書而在朝之大夫士詩之序之詠讚之者至矣處士果何求哉雖然當是時韓公身任天下之重厥後危機岌岌固有不得遂其耕雲之志者而今又何如也曷若處士老而不衰脫屣榮名之慮而天固益予之壽考使得優游釣明月於秋江之上獨擅清樂於無窮宜其不以此而易彼也故爲題其末

題羅進士墓誌銘

余友羅以誠之先大夫進士君得銘於翰林侍講揭先生而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大書焉進士君道學之裔孝友之行貞遯之風揭文實善形容發明而子山公之書擅名一世追跡鍾王龍蛇飛動未嘗輕與人寫是足爲進士君不朽之傳矣然非以誠篤於顯親揚名知孝之自亦何能得二公之文之書若此哉況以誠由教官歷仕佐縣治有年今將告老越在六品而貤恩之典進士君當得贈官又松楸泉壤之光也嗚呼休哉

跋王宗甫臥雲集

昔大宋渡江後東陽人物文章最盛英偉卓犖之士輩出若臥雲先生王氏亦其一也然國朝混一逾七十年矣故家大族往往彫零殆盡能有不墜先業者幾希一日希白甫攜其先世臥雲遺稿一編示余予斂衽讀之慨其學問淵深才華浩汗耿介之懷忠義之氣凜然詞語間觀覽者尙可想見其風烈雖其篇章頗多殘缺然詩之傳世初不貴乎全也矧一時名公鉅卿悉與之交游唱和裕齋馬公爲之序引稱賞

至矣。嗚呼。君子傳業尙論其世。讀其詩而不知其人可乎。玩味之餘。輒識其後而歸之。

跋陳氏義庄記

右放翁與東陽呂子益書一紙。後二紙則翁二子之書也。於此知子益交翁父子間爲甚厚。而翁父子之待子益亦不薄也。前輩典刑尙可想見。子益名友德。東陽故家。宋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進士。官未甚顯而歿。翁書所謂義庄記。乃爲吾里路西陳氏作也。記後一節甚有發明感慨意。此公所自得也。嗚呼。今義庄已廢久矣。余甥孫呂子明。於子益爲六世孫。獨能寶藏此帖。出以示予。求識其後。故爲書云。

題竹隱老人

右竹隱老人潘公七進辭圖一卷。李伯時龍眠筆也。辭語簡古。畫意精妙。誠二絕也。老人之七世孫壎出示。助斂衽以觀。肅然生敬。自宋季至今。諸名士議論發明略盡。殆無餘蘊。蓋老人以默成先生爲之子故也。或疑作圖時龍眠已病。恐非親筆。豈其子弟耶。或謂老人隱憂時事。寓意於辭。庶幾得之。或以爲漢末陳太丘、荀朗陵兩家似之。然陳荀氏子孫貴顯失節。不滿先儒之論。而默成先生正色立朝。清修苦節。一世師表。卓乎其不可及。此文公朱子之所深敬無間然者。非陳荀氏子孫比也。若夫廉頑立懦之風。不徒學士大夫之所景仰。而小夫賤隸亦莫不知清潘之爲貴矣。嗚呼休哉。爲子孫者。第謹守家法。斯足爲前人光。又何暇區區上文辭者之表章哉。助不佞。輒書所見如此。

跋余廉訪所藏東浙第一家五大字後

至正己丑夏。余闕公自翰林待制。來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明年庚寅夏六月辛丑。行縣至浦江。察知鄭大和累世義居。謂海右七郡。未能再見。書五篆文以嘉之。秋七月甲寅。縣達魯花赤、廉侯阿年八哈、縣尹奉符郭侯復亨、縣主簿大梁劉侯師稷、相與樹碑于庭。成公意也。公唐兀氏字庭心。余闕其名也。正統甲科進士。文學政事。皆爲世所稱云。

碑銘類

重修雙林禪寺碑銘

雙林寺者。善慧傅大士開山道場。浙水東大刹也。按大士出世修行。始結茅雲黃山。燕坐雙樁樹下。說法度人。靈異神通。不可殫述。當梁武帝盛時。教法顯揚。開龍華大會。建立寶刹。是名雙林事具徐陵所製碑。由梁至今且九百餘載。無怪虜培廟之屢廢而屢興也。宋宣和中。睦寇孽火。寺宇煨盡。皆爲丘墟。紹興初。刪定賈公廷佐。始範洪鐘。建三藏殿。住山摽禪師慕緣修造。宏傑偉麗。紫微潘公良貴記大士殿書其蹟可考也。由是歷年百有五十。而入國朝乂已七十餘載。世異事殊。法席虛曠。去來聚散。如更傳舍。故殿堂門廡諸屋宇。以次摧毀傾倒。化爲榛莽。見者寒心。其所存者。山門藏殿僧堂大士殿旃檀林雲黃閣而已。至正二年秋八月。行宣政院公選前住西峯友雲龍禪師住持入院。愀然不怡。於是以說法化緣興修爲己任。其年冬。作周垣千有五百丈。立外山門。自是歲興工役。復羅漢堂。知客寮修旃檀林。復前資寮。蒙□

堂增大士殿層檐築獻臺爲祝釐之所創東廡治東淨庖湢從僧堂以屬西廡延山門入若干步塑護法二天神坐像開田濬水爲放生池甃石治道引流種樹金碧翬飛相爲映帶前後七年積工鉅萬起廢爲新實雙林之中興也其徒具事狀請金華胡助文諸碑以告後之來者俾勿壞禪師于方外友也師向在西峯造雙溪大橋利濟萬民行旅往來贊嘆故茲坐大士道場熾然作佛事修建偉績於久廢之後猶不可以不書也蓋嘗聞之大士彌勒尊佛下生也立教垂世度一切人庶幾脫離苦海去貪嗔癡背惡向善等成正覺觀其著心王銘卽堯舜禹相授受之道也會三教之統宗本一心之道妙殊途同歸昭揭日月不可誣也於戲佛法流通與王化相遠邇若使人人向慕發菩提心爲善而不爲惡則天下風俗可厚也國家刑法可措也庸詎非輔治之基耶予旣書其事于石仍系之以銘詩曰善慧大士化度閻浮雲黃之山燕坐雙趺世方障蔽小示靈異法推一擊千門洞啓人天歸仰建刹寶林總我三教明爾一心青蓮紺宇龍華大會當來下生天宮受記一彈指傾俄九百齡經殘教弛寂滅彫零去來攘奪如更傳舍東頹西倒屋廬盡壞有爲有漏或廢或興刼數恆理孰經孰營三十年間翦爲茂草豈無其人緣法未到猗歟龍公應眞化身持戒定慧說法度人檀那信向輦乘財施指揮匠石與工起廢掃除瓦礫開闢荊蓁翬飛金碧內外一新廊廡繩繩山門岌岌佛殿鐘樓像設莊飭百堵皆作塗壁垣墉易治門徑水月涵空功崇再造山林增耀大庇禪流開堂敷教祝延聖壽超度凡民大士道場萬古長存

達魯花赤亦璘眞儒林公去思碑銘

義烏於婺爲上縣。昔之論風土者謂其民尙氣。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屈。故凡來爲縣者。苟有循良之政以善撫之。則民無不樂從。而政未有不易成者也。國朝之制。郡縣各置達魯花赤爲長官。義烏自版入職方一十有四年。爲長官者已二十人。而今亦璘眞儒林公繼之。求其有循良之政善於撫民者。公蓋其人也。公敏而練。明而察。勞而無倦。仁恕而有容。故見於爲政。務在抑豪縱。卹窮下。使富貧大小各得其職。要以恩惠及人爲本。而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先是民之役于官者。莫若於傭。惟夫之費。上府吏卒道出縣境。輒覓夫乃行。或徒索傭錢而去。縣設閘隸司其出納。它有徵斂。亦術是名求之。縻錢口至數百緡。公至俾所出減前十九不啻。而濫覓者。皆痛絕弗與。民大稱便。田政久廢。民或無田而被役。而田連阡陌者。乃僅三歲而一役。公奉憲府令。盡括其實。定著于籍。由是民田苗米。莫得飛寄詭匿。以肆其欺。多田之家。則循田之所在。驗米之多寡。受役不一數。而單夫小戶。差役俱免。民皆服其均平。屬時艱虞。鄰境騷動。民心搖惑。不遑寧處。公亟夜慰諭。令民十家爲甲。各相團結。且募民教以擊刺之法。從行村落間。以察姦宄。四境扼寒。復集民丁守之。咸恃以爲安。盛夏亢旱。原田告病。公齋戒徧禱神祠。不應。則露跣稽首以籲天。七晝夜不輟。雨乃時降。火起市中。勢熾甚。莫知所措。公直火所向。啣哀禱之。解衣投火中。火乃撲滅。衆謂其精神所感。故及有是歲大祲。官民租皆無所入。庸田使者按視。將徵其半。公力言之。遂得免十之八。民用深德之。俚俗惑陰陽家說。有親喪十餘年。恤於拘忌。不葬者。公下令以百日爲限。仍停喪於家者。以不孝論。不閱月。就葬者數百喪。暇日坐庠序。與博士弟子者考德問業。閭巷之塾。亦以時見其師生而獎勸之。仲

春邵農。必躬歷境告戒其父老。歲以爲常。所謂公之爲政務以恩惠及人。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者。多此類。它若縣治頹敝。則因舊而新之。三皇孔子廟。及繡川龍祈二驛。又皆大新其舊。縣據孔道。觀瞻所係。爰卽西廊築崇墉。建重門。而創閣其上。以嚴啓閉。以謹候望。東江石橋。久壞於水。重作其二頓。橋以復完。繡湖隄廢。則重築其東隄。而植蓮其中。竝湖之民。賴其利焉。凡是興作。皆使民有道。民咸勸趨之。公居官六年。既終更去。縣民乃相與謀曰。公之爲吾縣也。不惟爲人所能爲。而且爲人所不及爲。有德於吾民甚厚。盍采其足以繫夫人思者。刻之於石。以示無忘。予爲之言曰。今之仕於郡縣。而能有以及民者鮮矣。此親民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蓋民心至難悅也。而去民尤近者。民怨尤易歸。舉而合宜。彼其心悅也者幾希。不幸而少咈其欲焉。則衆怨已隨之矣。故爲縣而能有以及民。不爲所怨。而爲所悅。既去而見思。若公之於義烏者。當今之世。求十一於百千而已。嗚呼。若公者。豈所謂循良之吏者耶。是以道其善政。備書爲文。而與作之績。亦牽聯書之。公偉兀爾人。字仲弘。用廕入官。由徑縣達魯花赤。調同知新喻州事。乃以儒林郎來義烏。其來以至正九年七月。而去以十四年正月云。銘曰。維縣義烏。百里之封。俗本尙氣。禮義則同。相時編民。孰牖其衷。孰善撫之。粤惟我公。恂恂我公。循良之吏。不猛不寬。政以無敝。惠愛所推。罔不蒙被。瞻言百里。率圍于治。財維民心。公實優之。役維民病。公實瘳之。民饑吾饑。凡民之蓄。公實庶之。問農何如。我耕我有。問吏何如。我法我守。小大富貧。旣安旣阜。民亦有言。公我父母。敬公神明。今公去矣。孰保我人。我觀百年。如一春秋。遺愛之存。曷其能泯。繡湖之波。其淸湜永。民之公思。有永無斁。采諸衢謠。勒此

貞刻，匪我譽公，示後爲則。

純白齋類稿卷之二十

序類

玉海序

玉海天下奇書也。經、史、子、集、百家、傳記、稗官、小說。咸采摭焉。其爲書也。至顯而至微。至精而至密。至高而至深。至博而至約。凡天地、山川、古今事物、道德、性命、律歷、制度、文章、禮樂、刑政、兵農、食貨。靡不畢備。實故宋禮部尚書厚齋先生王公。專精力積三十年而後成者也。先生在宋季以詞學顯。融其天才絕識。有大過人者。且盡讀祕府所藏天下未見之書。故能博洽貫穿網羅包括。著爲此書。第篇次浩繁。日修月創。間以所見。疏列下方。傳寫抄錄。不無先後參錯之遺。非若他類書比也。雖然。粹焉如玉。浩乎似海。其最鉅者。門人高弟。往往得其緒餘。而擅名當世者有之。夫不見異人。必見異書。一物不知。君子恥之。是書也。其殆集文學之大成者與。東南之士。莫不知此書之奇。願見其全。不可得。顧非一家之力所能刊行。浙東帥府都事牟君應復。首建議繕寫校讎。將鋟諸梓。未就而牟君去。今宣慰都元帥也乞里不花公。實來開閫承宣。嘉惠學者。於是力行前議。召工庀事。徵費于浙東郡縣學及書院歲入之羨有差。郡守張公榮祖臨蒞提督。命教授王君弦。學正薛君元德。董其役。凡二年而後成。嗚呼。繼自今是書之行也。世之君子皆得以

覽觀考索焉。譬如涉滄溟而求至寶。無不滿意。隨其所入之淺深。取之無窮。而用之不竭。詎庸有限量涯涘哉。若其門類卷帙之目。則李君敍之詳矣。茲不復書。

桂坡李公澤先生石門六觀圖序

石門六觀者。李君公澤之所作也。始公澤將卜隱居于石門。愛其山水之勝。窈窕幽深。泉石清潔。草木暢茂。殊有太行盤谷之風。矧遵李氏家法者耶。於是因其山水之名。而題爲六觀焉。曰甑山晴雪。曰雙溪春水。曰石門夕照。曰溪亭秋月。曰獅巖晴嵐。曰龍湫飛瀑。公澤首倡。各賦律詩一章。而白雲許先生首和焉。其他和者數人。清辭雅韻。金石相宣。使諷之者如目覩焉。異日公澤治別業。新其園亭。因謂余曰。昔吾嘗詠石門六觀。侍講黃先生見而甚喜。許爲首序而未至。予其爲後序乎。詩三百篇。有大序焉。有小序焉。文公朱子傳詩。盡列小序于後。此後序之義也。夫景之美詩之佳。序而列之。不厭其多。故後序之作。亦君子所不廢也。遂識之。

吳氏譜牒序

譜牒之顯晦不同。宗族之貧富有異。勢使然也。後世宗法既壞。猶幸家自爲譜。故學士大夫貴於譜牒時修。所以收合宗族疏遠離散之心。使不至於相視如塗人則善也。昔歐陽公、蘇老泉、皆嘗作族譜。後學之所師法。若蘇子之言。尤有感於人心。可不繹其意乎。近世故家大族。兵燹之餘。譜牒悉多散逸。而又子孫卑微不學。其能存先世之譜者。百無一二焉。義烏吳氏。自宋初由括徙婺之烏傷。至四世分爲四派。遷居

青口後卜塋於稠巖而事力甫大翬翔宦路朱紫益庭中經睦寇金虜之變更造室廬派別爲五或以清儉稱或以氣節著詳見譜中其族之望者曰書記君梅尚書誌其墓曰承信君事祖母以孝聞作難老堂無垢張公越王史相仲友唐公皆有詩頌焉曰通直君字伯椿周益公薦充金使未行以疾卒孔山喬公誌其墓有曰向使一至廊廷覘其事宜必能有所論說以息羣議未必稔後來之禍乃不得以此自見而歿吾非獨伯椿憾也曰檢法君與菊坡崔公有交承之好西山眞先生爲道學之友曰市舶君辱集賢崔君交契之厚誕日以詞美之有炯炯靈襟淡無欲之句及卒祖祭曰心清如水不可汩以利心平如衡不可干以私嗚呼吳氏自汴宋盛時固以著聞南渡之後稍衰而復振所與游者皆當世名儒巨公至今凡十餘世三百年于此矣豈非盛哉君子觀人之譜而論世可以知其德焉雖然宋亡而國朝混一又以七十餘年昔之盛者今則衰今之盛者昔無聞盛衰倚伏貧富無常理勢然也又何怪哉余甥吳煃孟明粹然湣古獨能安分守貧授徒爲業慨念宗族之漸衰收拾譜諜於將墜補緝續書整有條理可爲知所本矣間出示余求文以傳世安知其後不復昌乎余故爲稽於譜而書焉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孟子曰強爲善而已矣噫德之厚薄族之盛衰也凡江南吳氏其初往往皆延陵季子之裔而散漫于世也嗚呼遠矣

浦陽淵穎吳先生文集序

浦陽仙華諸峯蒼翠萬仞其嶄絕峻拔之形瑰詭雄峙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淑靈秀蜿

蟾磅礴而鍾爲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甯先生吳君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負絕倫之才自其少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筆爲文如雲興水湧二先生深所畏愛者也故方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凡天文地理井田兵術禮樂刑政陰陽律歷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考含其英咀其華於經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爲議論文章滔滔汩汩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岳也如千兵萬馬嘶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也嗚呼壯哉他人恆苦其淺陋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庸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蚤世莫得少見于時僅嘗一用春秋薦不第遂隱居講學從游甚衆凡經指授悉有可觀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而卓乎不可及矣嗟夫彼其僥倖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傳於世者其視吾立夫雄文偉論馳騁于司馬子長劉向揚雄之間者是果孰爲失得哉必有能辨之者今門人高第宋君景濂不忘其師子雲之侯芭昌黎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引夫文豈待序而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時仙華山下有光燭天必遺文之所在也尙何患其不傳哉

上京紀行詩序

至順元年夏五月大駕清暑灤陽翰林析僚佐扈從而助亦在行中會微疾差後至六月下澣始與檢閱官呂仲實偕行仲實權從游于昇學者也今又同在史館故樂與之偕沿途馬上覽觀山水之盛也日以吟詩爲事比至上都官署寓于視草堂之西編文翰閑暇吟哦亦不廢是時學士虞先生乘傳赴召先生

至於堂上。留數十日。日侍誨言。先生屬以目疾憚書。凡有所作。往往口占。而助輒從旁執筆書焉。助或一詩成。必正于先生。而先生亦爲之忻然。其所以啓迪者多矣。茲非幸歟。南還之日。又與翰林經歷張秦山、應奉孟道源、及仲實同行。亦日有所賦。若覩夫巨麗。雖不能形容其萬一。而羈旅之思。鞍馬之勞。山川之勝。風土之異。亦略見焉。至京師。輒錄爲一卷。凡得詩總五十首。以俟夫同志刪云。其年八月吉日自序。

胡氏族譜序

胡氏之譜遠矣。宋紹聖間。四世祖六府君始續世家。滄祐間。從伯父古拙同我先君。更修家牒。名曰世譜。而工部尚書李公爲之序。方伯父先君修譜時。正東湖南湖全盛之日。我先祖固已歲廩族人。欲創義庄。未就而歿。先君克承其志焉。入國朝至大初。先兄古學再修是譜。萃爲一圖。支分派別。粲然可見。余嘗序之。是時先兄實主義庄。尚無恙。會因縣道理畝造册。別立贍族庄一戶。由是歲當差役之費。而租入不能以贍矣。未幾先兄卽世。予留京師。子姓莫適爲主。洎予歸權領之。而時異事殊。理民者不以教化爲意。而惟務貪刻。族人之懷私利己者。亦乘時爲奸。於是質租應役無虛日。而庄且壞不支。無爲善後計。乃集長幼而謀之。僉曰。歲有役。未有戶也。無戶斯無役矣。窮則變。變則通。無泥古。無執一。莫若計口分田以與之。均惠族人。而去其籍可也。斯不亦變通之道乎。予是其言而行之。遂作分義田詩以志焉。雖然。予觀近代富家巨室。往往置義庄以贍族。遭世變鮮不廢者。若吾里路西陳氏義庄。陸放翁所記者。內附後輒先壞。時使然也。獨吾家乎。嗚呼。夫自宋初始祖以來。綿綿延延。至于今日。幾四百年。支派日益繁衍。祖宗之澤

尙未艾也。可不念哉。助不肖自幼獨好學。見謂迂闊。而吾族之讀書者絕少。此其所以不振也。幸而予以文學登朝。備員史官者再。今茲告老而歸。爲合族之長。閑居無事。追予往來京師凡三十載。而族之後生不能徧識。因閱族譜。再加修緝而續書之。舊譜第一楮具四世。次楮則祧其上。而續其下。殊覺煩贅難見。今輒倣歐陽公族譜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爲世次。遠近親疎爲別。而書有詳略焉。嗚呼。繼自今凡我族人子孫。觀其譜者。宜敬念祖宗之澤。以有此身。相與和睦力行孝悌忠信。貧者安而無諂。富者遜而無驕。仰事俯育之餘。勤學讀書。出而應舉從仕。庶幾君子之歸。而不至於下流也。詩曰。無忝爾祖。可不懋哉。至正六年龍集丙戌秋九月九日。十一世孫。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助序。

記類

古愚齋記

世之目無能者曰愚。嗟乎。愚果若是哉。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楊子又以晁錯爲愚。夫如是。愚果易得哉。傳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嗟乎。孰知後世。固不以直爲愚。而類以詐爲智。若漢之汲長孺以直諫不容於時。武帝惡其戇。非所謂古之愚者耶。公孫丞相之曲學阿世。務飾詐以釣名。非所謂今之愚者耶。柳宗元文學爲唐名儒。而黨於叔文。身落南荒。悲鳴山水間。自以爲愚。抑爲古之愚乎。抑爲今之愚乎。余性質直漫不超俗好。凡世所謂愚者。莫余若也。然好讀古聖賢書。因揭所居之齋曰古愚。

而翰林待制周公景遠爲余書焉。余欲學顏子之愚。則亞聖工夫。非造次可到。欲學武子之愚。則今非可愚之時也。若柳子之愚。固有所激而不可學者。若晁錯之愚。又不善用以及於禍。則余豈願學哉。乃所願庶幾古之愚黯之戇耳。觀其正色立朝。守節不撓。耿然如夏日秋霜。不可狎玩。千載而下。使人興起。愚戇者固如是乎。余生三十有三年。惟尚友於古人。不求合於當世。流俗往往笑其愚而侮之者有焉。雖然。余豈以易其心哉。益求問學以充此愚。益抱耿介以守此愚。務乎內不務乎外。取其實不取其名。雖未敢自謂如古之愚。然亦庶乎非今之愚也。恐來者不知所以名齋之意。遂書其說於壁。

隱趣園記

隱趣園何爲而築也。吾兒璋所以承外舅之志也。始東白蔡隱君曰竹澗翁。愛女擇壻。而璋也選在東牀。於是創館甥之室于別墅使居之。翁可杖履往來也。甥舍之東偏。壤地十數畝。坡阜聯綿。松竹秀蔚。近可睡。遠可憩。幽可規。以爲園。中有方池半畝許。植蓮其內。名之曰君子池。池上間植青李朱櫻天桃紅杏芙蓉楊柳。粲然成行。表曰春色。池左右植安石榴爲洞。曰夏意。中植丹桂。作待月壇。壇之後。列海棠如步障。曰蜀錦屏。壇之前植山梔子。曰薝蔔林。兩傍夾以紫蘼棚。曰香雪壁。又植牡丹數本。甃石爲臺。曰天香臺。結柏屏于後。回環砌石子爲逕。編竹爲籬。種菊百數本。曰晚香徑。東有松竹梅。結亭其間。曰歲寒。西有修竹澗泉。曰竹澗。餘壤之沃者。雜樹桑麻棗栗芋區蔬畦。亦成行列。綽有隱居之趣。是皆竹澗翁平日之所規畫。而俾璋營之。惜翁之不及見其成也。會余自西掖請老歸田。吾兒迎養。日遊其間。於是總名之曰隱

趣。而爲之記。曰。信乎園日涉以成趣。千葩萬艸。生意無窮。積歲月而後若此。夫豈一朝一夕之工哉。矧不出戶庭。不勞登涉。而望以見羣山之相環。雲烟之呑吐。朝暉夕陰。變態萬狀。娛人心目。其東南一峯。與歲寒相向。尤峭拔者。白鹿峯也。晉孝子許公墓在焉。吾兒雅不欲仕。獨慕古人之遺風餘烈於山林間。故得園池之勝。與隱者之趣。固未必同也。誠能得夫隱居之趣。是與造物者遊。逍遙乎塵埃之外。彷徨乎山水之濱。功名富貴。何曾足以動其心哉。嗚呼。古之君子。眞得隱居之趣者。亦不多也。晉有陶淵明。唐有李愿而已。此其人何如哉。噫。東風花柳。禽鳥和鳴。佳木陰濃。池蓮香遠。水清石瘦。黃菊滿籬。雪積冰堅。挺秀蒼翠。四時之景可愛。而千載之心攸存。慨然飛雲之想。而不忘太山之瞻。斯爲無忝乎隱趣云爾。

李氏木香亭記

木香亭。李公光善之所築也。公幼好讀書。有文武才。嘗勅受都使領鎭兵。攘括寇成功。勒石麗水至政中。歸隱邑治之東。築亭自老。植木香一本。蔓延其上。因扁爲木香亭。亭之前引水爲池。曰濯纓池。池之側積石爲臺。曰望北臺。環列松竹。恍若深林邃谷。日與幽人逸士吟咏遊宴其間。而不知戶外之有塵囂也。其子鳴遠請予爲之記。予竊觀古人如晉陶潛愛菊之隱逸。宋王祐植槐于庭。二公之潛見雖不同。其托花木以寓焉則同也。今李公之木香亭。其亦思兼二公之意者乎。噫。陶爲晉處士。而公爲國朝隱君子。其出處大略相似。未有能辨之者。況後有德行文章爲英偉卓犖之士者。必然木香亭之所貽也。又何愧于王之槐乎。雖然。嗣公後者。不忘種德之意。而常懷桑梓之瞻。益敦先澤以培養此木香。益章先烈以充犖此

木香斯則無忝于作孚之意云爾。

宋氏世譜記

宋本子姓。至微子始受封。子孫遂皆以國爲氏。有居京兆者。曰大理丞憲。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歷十四傳。至榮。周廣順中。又遷義烏福爸山。榮字體仁。行十二。有經濟才。通尚書春秋。訓者私謚文通先生。葬法華山。娶陳。生甫。行十八。字師杜。善詩。宋雍熙末。又遷智者鄉之根谿口。是爲甲村。甫娶謝。生訓。行二十。訓娶阮。生帳。行八。帳娶何。生祥。行廿二。字善致。娶龔。無子。以弟海之子阜爲後。海行廿四。字善宗。娶胡。葬石續原。阜行五。娶陳。宗生偘。自偘以上皆儒偘行十八。字子穆。娶楊。子同生、永敷、永敷作富。行百八。栢行百五。永敷娶李。回嘉定初。又同栢遷金華之潛溪禪定寺側。栢字秉操。娶陸。烈無子。以永敷子溥德嗣。溥德行十八。髯垂至腹。孝弟如古人。遇物一以柔勝。娶周。武周與陸皆杭人。溥德生守還。行三。字德明。娶沈。守有行萬四。字德懋。娶王。康皆有後。守富行萬五。字德政。性忠信。與人交無二諾。嘗共兄執里役。度其力單獨任之。娶金。妙圓有賢德。婦道母儀。可爲女中師。且勤甚。御紡磚每夜致雞號。卒振宋氏門。守有亡一子幼。或利其多貲謀殺之。妙圓與夫保育成人。悉返其田廬。一髮不私。合葬潛溪西三里西姜東塢山。生文昭。一名朝。行福四。字文霆。溫恭似不能言者。子弟來見。亦整衣冠深揖之。生平不識僞言僞行。一錢不妄取。不問賢愚。一以鄉善士稱之。號文圃。行福五。以名爲字。文馨。行福七。文隆。行福八。字文華。文昭娶陳。賢時事父孝。雖歸文昭家。凡得美食。卽遣人遺之。未遣不敢先食。善於教子。鬻簪珥。使從明師儒游。死葬潛溪西十里白石山洞坡塢。生淵。行俊一。字景淵。義烏醫學教

諭濂行後二字景濂能古文文囿娶院章二氏阮生澄行後三字景清渭行後五字景亨早卒章生沁涪文馨娶姜生涣行後四字源汶瀛文隆娶趙一子曉周出也淵娶蔣勸生瑛行殿一字伯章濂娶義烏賈專字主敬生瓚行殿二字仲珪瑤未字國朝至正庚寅三月三日濂又遷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孝門橋側宋氏自大理丞以來雖不甚顯然多以儒術知名于時後之孫子念先德之如斯思繼承之不易可不知所以自勉者哉助與濂爲文章交甚密因爲著此世譜記俾之刻石先祠庶幾覩者有所興起也

純白齋類稿附錄卷一

詩類

奉題雜興

鄉邨 王士熙 繼學

織錦機邊婺女輝。彩鸞啣霧護梭飛。春來京國生羈思。更爲司花製舞衣。

黃金臺榭帝王州。碧海東風有白鷗。當日上林誰獻賦。一槎明月到牽牛。

又

馬祖常 伯庸

幺鳳啣香蟻度珠。新機織翠綬雙紆。江南徐庾多才思。更問天孫乞巧無。

又

蜀郡 虞集 伯生

兩都賦就人爭寫。問答猶嫌彼此辭。歌詠太平皆雅頌。國風誰繼二南詩。

金膏水碧世那知。翡翠鱷魚各自奇。誰作文章留石鼓。千年如見中興時。

又

湘中 歐陽玄 元功

臥聞莖烏聲。起聽車鐸鳴。東華塵千丈。何物紛吾纓。生世無定姿。客懷多感情。蹇驢障便面。謖謖如有營。

呼童具紙筆。造次三都成。南風來隊地。洛下有士衡。新秋動砧杵。楚草珠露盈。奉槃謝羊酪。慨賦思蓴羹。

又　宣城　貢奎　仲章

心縈碧落蛛絲巧．手鑄黃金象冶精．白日若須生羽翼．丹砂九轉始功成．金莖露落蟬初蛻．銀漢風清鶴自鳴．一點神機千古意．坐看微月向東生．

又　汝上　曹元用

東南才子利如刀．瑞錦文成五鳳毛．歌詠正風三十首．京城紙價定應高．

又　蜀都　謝端

十一門前朝雨晴．第三橋下暮湖平．誰家墮珥遺簪去．有客隨車信馬行．鳳樓明月玉奇窻．虎帳秋霜金僕姑．誰共風流歌小海．更看才思賦三都．南國佳人寫素琴．鷄林賈客費黃金．他年一舸江湖上．想見平生魏闕心．

又　河東　段輔

文采爭傳五鳳樓．帝城風雨幾經秋．好賢不有鸞臺客．江漢秋風生白頭．

又　李端

文采縱橫爛錦機．觀光獻賦入京遲．至元中統唐虞治．第恨當時未見知．

江南才子擅文章．風雅宜追杜草堂．旅食京華顏易老．一心憂國未能忘．

又　吳興　趙由辰　明仲

數載京塵染素衣。盡書聞見紀當時。正清一洗淫哇耳。彷彿豳風七月詩。

又

濟南 張起巖

上國觀光歲月深。鋪張繁縟入新吟。朱絃不盡陽春曲。知有鴻儒是賞音。

又

天台 周仁榮

連金仙藥塢黏日。煉石神功欲補天。弄影莫將斜嶺照。華陰井底有寒泉。

又

長沙 張彌昌

有才盡獻長陽賦。有手不操光範書。詩史千年意微婉。編摩東觀此權輿。

又

古井 王肖翁

東華塵土鳳城春。夢覺西山曉雪晴。九奏鈞天聽不足。江南才子正詩成。

又

谷陽 毘 璐子敬

翼翼四方極。洋洋騰頌聲。令人思鉅麗。及此看昇平。步武青雲士。才華子墨卿。胸中萬言策。取次忽紛更。

又

廊劉 汶師曾

自是江南萬斛船。千人帳頂看冰天。詩成說盡京華事。應笑三都費十年。

又

江寧 楊剛中

鳳城朝麗紫烟浮。翠篆秋澄素欲流。誰向客樓橫玉管。雲端飛雁總回頭。

御溝流水玉盆盆漱月鏘雲遶禁城我爲都人先洗耳教坊新譜夢華聲

又　　郡武　黃清老

吾聞金華之山東南峯石壁巉絕雙飛龍滄溟盤礴幾萬里但見扶桑日影倒掛金芙蓉山中仙人古愚老青霞落落雲間松翩然獨去遊無窮謁帝西上崑崙宮春苔染水綠於酒輦路人家插楊柳金莖露滴明月珠散落人間作星斗公不見西山月下紫氣橫花下有人吹玉笙太平擬獻九成樂五雲樓閣生秋聲

又　　趙郡　蘇天爵

有客江南來賦詩長安陌長安城百里半是公侯宅飛甍高切雲軒戶耀金碧富貴世莫儔日日承恩澤明星朝未稀車馬轟霹靂九衢多行人見者盡辟易懽娛極一時歲月烏飛翩緬思建國初作邑龍沙磧狐裘皆大人至今聲烜赫洋洋雅頌音孰知慕儔昔

送胡古愚赴古威衞教授　　胡　滅

送君萬里又承恩二月春風花正繁史筆幾年歸翰苑孝經今日訓其門龍韜細閱軍威肅虎旅相摧教道尊顧我同年復同姓白頭營按更何言

寄題胡氏隱趣園　　吳　澄

地偏車馬少行蹤天闊雲烟萬里通本本芥菘饔宿雨年年桃李媚春風就賓孰主園如昨人去人來趣

不同我亦謀歸理荒徑寄詩先到崑臺東

次胡古愚韻　柳　賈　道傳

東府銓衡外西雝雅頌邊青雲誰薦賦白日但催年固欲翔千仞寧能闕九天淹留亦何遂未了北征篇

勞歌非異曲贏服有同袍客路添重研童年憶兩髦曉星壺漏正春水釣船高爲寄吳江夢將慙蜀市遨

次古愚翦燈詩韻　吳師道

剉渚推冰紙幷州翦水刀輕明新雅製麗巧極纖毫不讓琉璃貴渾疑錦繡韜皺紋縈細穀疊翠漾長縧

花草形相錯鴻鸞勢欲翔勝光宜秉炬透色賤塗膏愛著詩聯綴嫌逢騎驛騷春風翻寶帶華月湧雲濤

良夕娛佳賞元臣念小勞都人應共樂歌舞送春醪

送胡古愚陞翰林編修　王士熙

八詠臺高值早秋蘭溪雲淺去夷猶山中牧客能驅石海上仙風不引舟金匱編年須筆削錦衣行晝足

優游春天定逐南來雁惆悵離懷屢倚樓

古愚以成字韻詩來貺用韻餞行　歐陽玄

庭前書帶識康成稽古親承雨露榮黃閣燮龍新治具玉堂班馬舊才名暫煩匠手拱擒藻行見詞頭撰

集英歸舸輕裝非遠別藕花時節過臨平

古愚以薦入史館先歸故里期以春上告別有詩爲贈　後都　馬祖常

沈約才清不奈秋。歸艎南去漫夷猶。還家拂拂雙鵾被。到闕重修五鳳樓。袍色映江榮錦里。詩聲傳紙快書郵。蘭溪畫炬非蓮燭。春早來從十二游。

又　王士熙

樹拂仙雲一葉秋。雙溪歸興更夷猶。金蓮炬底閑鈴索。宮錦袍前放彩舟。居近赤松巢鶴下。時尋白石叱羊遊。明年花發催宣瑣。獻賦天家十二樓。

又　王士然

幾年京國擅詩名。歸棹西風一葉輕。北闕承恩丹詔重。東陽遂志錦衣榮。汲泉釀酒燒塵土。築圃栽花翦棘荊。藝苑新班誰得似。仙雲春早到蓬瀛。

又　宋　沂

胡公骨清慮不煩。引珮鳴珂白玉温。春空碧雲才思闊。翡翠映日蘭苕暄。鏘鳴韶濩振金石。緋細騷雅仍孤騫。相君高揖共推激。青雲入手風雷奔。紫芹沐香新雨露。待引青藜金馬門。京華傾蓋已三載。如何暫別開離樽。君歸金華畫錦妍。芳草生涯足故園。明年早看鵾鶯入。纔解相逢更細論。

吳興趙由辰明仲

又

承慶前溪淺面新。烟花三月鳳城春。近瞻北闕承恩澤。同上南舟問去津。史館得人專筆削。玉堂指日掌絲綸。卻慚州縣徒勞耳。況復遠投東海濱。

又　湯彌昌　師信

文場特立無雙士。人表先推第一流。金匱政須良史筆。玉京不負束書遊。演綸館閉瓜期遠。行錦家山桂子秋。小待水生春凍解。布帆日日望來舟。

又　龔璛　子敬

夔坡用南士。握手舊相知。十五年前別。尋常夢復思。俱沾退之薦。莫誦浩然詩。意氣風雲際。滿斟金屈巵。

又　王肖翁

歸旆翩翩及早秋。故鄉還後望幷州。文高宣室方前席。興發山陰忽棹舟。玉署書長添日歷。金臺雲暖待春遊。男兒銳裏看勳業。莫爲溪山卻滯留。

又　劉汶　師魯

東南諸老盡凋零。羨子聲華聳漢廷。世有雄文追太史。家傳直筆似遺經。玉堂標格輝宮錦。金匱勳勞屬汗青。暫許雙溪尋舊隱。春帆咫尺上鯉溟。

萬里春光壯客程。行行指日近京城。桃花浪駿魚龍躍。雲路風高冠蓋輕。蓮炬分輝待前席。麟經秉筆擅能名。他時觀國如相遇。車笠毋忘此日盟。

又　金壽祖

桑梓情應密。雲萍迹每賒。飛騰歸帝里。落拍困天涯。不謂鵷鴛鶴。能憐井底蛙。直辭修袞闕。當代更誰加。

題上京紀行　王思誠

煌煌兩京城。關城阻千里。扈聖從鄒枚。紀行富詩史。歷歷光景佳。洋洋賦雄麗。三都費十稔。洛下紙空貴。何如風雅編。歌詠太平世。

又　王士點

灤水亭亭帶玉京。風簷朝暮寫官城。深秋還幸山川麗。侍史登高暑氣清。

題大拙小拙傳後

大拙先生拙於宦。小拙先生拙於言。拙宦太常新致仕。拙言文典工討論。陳信信可名爲大。不能自比魯仲連。陳季可名爲小。老死不得歸田園。

又　吳全節

戲竿弄巧竟捐軀。大拙安然履坦途。振羽鳴機憐蟋蟀。吐絲結網笑蜘蛛。寧爲五石盛漿瓠。肯把千金辨酒壺。喚醒邯鄲開夢眼。扁舟烟雨泛江湖。

又　劉聞

君知大拙先生否。落魄襟懷有古風。自許逃名江海上。時來寄迹市朝中。看山把酒身長健。寫字題詩道不窮。誰是平生知己者。掀髯一笑問愚公。

又　楊維楨　廉夫

大拙先生陳信氏常騎款段客京師空同鄒忻重作傳軒轅彌明能賦詩自信一愚遊太古須知五技有窮時白羊山中藏石室黃鶴仙人書製碑

又　　廬陵　歐陽玄

大拙先生何許陳鏡中人是面前人晚藏名字非逃世閑作文章自寫眞派系雖宗虞閎父性情渾似葛天民食纔盈器攻詩瘦家本千金受祿貧詎怨謀疎多誤事每誇任達漸通神耽書不辨饑和飽中聖那分醨與醇元令爲歌偏合調叔孫楚製輒生嗔憐鳩少智容巢近愛鹿無魂托友馴不識春陵周茂叔感渠一賦便相親

奉賀送古愚先生致仕贈行　　張起巖

國史編修壽七旬歸軒輝耀出都門到家上冢榮新慶致仕遷官拜異恩名遂自知身必退齒剛還羨舌長存高人心逸無他事遠碧樓頭弄幼孫

奉和古愚太常留別高韻　　許有壬

天上故人羅祖道夢中稚子候衡門君王深閔七旬苦忠義難忘一飯恩白髮朱衣相照映青山茅屋鎭生存便尋起石爲羊處卻笑牛車困孝孫

又　　馮思温

揮毫倦直玉堂署投紱喜辭金馬門車蓋祖行堪入畫朝廷佚老每加恩水涵明月雙溪滿樓倚清風八

詠存最是到家情致爽稻炊雲子竹烹孫

奉酬見寄清製元韻敬賀致政榮歸惟面同一捧腹　述律杰

三十餘年留館閣每隨春仗造宮門懷歸常想枌榆社告老新沾雨露恩闕下文星旋覺少床頭書卷儘教存還家著就歸田錄遺訓應傳到耳孫

又　蘇天爵

三入詞林官太史年年載筆立宮門欲明得失裨時政獨歷清華荷國恩天上玉堂勞夢想禁中金櫃有書存鄉閭故老風流在爲教衣冠後世孫

次韻奉答古愚先生留別之作　汪澤民

三月京城花正繁共誇歸老餞東門金華行作烟霞侶丹闕寧忘雨露恩館閣文章耆舊少衣冠儒雅典刑存樓前遠碧山當座綠酒朱顏且弄孫

又　馮福可

金華仙伯歸來好酒熟詩成客滿門洗耳松風堪佚老終身芹曝敢忘恩奉常禮樂班重進太史文章藁具存萬事向來須伯始更將宮譜付諸孫

依韻奉酬　于文傳

幾年夜直玉堂署一日朝辭神武門幸有編爛娛老景祇將純白報君恩此時此意誰能解某水某丘今

倘存我亦束書歸舊隱日長容與課兒孫

又　仇　濟

先生名遂幾人似不忍分襟出國門屢典文衡承大惠常揮史筆被皇恩乾坤清氣詞章燦館閣香風姓字存今日榮歸居遠碧好傳道業付兒孫

又　劉尚質

春江盡釀東陽酒曉日初辭西掖門綵筆哦詩揮麗藻黃麻承詔湛洪恩天池鳳去奇毛在仙洞羊來古石存遠碧樓前新雨足蔗生佳境竹生孫

金華山裏人歸去蘿薜盈牆水遶門手把鸞笙吹古調身披鶴氅戀新恩丹霞映壁晨餐了明月當牕夜氣存滿屋詩書爲素業風流傳子子傳孫

又　呂世元

范蠡扁舟初去國陶潛五柳正當門青春把酒辭交契華髮還鄉戴聖恩兒子門生羣拜起園翁溪友藍温存漢廷他日徵遺老禮樂終當問叔孫

堪羨先生似玉温世人才藝謾多門名揚昭代全高節身愛皇天報大恩李杜文章光燄燄孔顏理性道存存歸來獨占雙溪月最喜傳經有子孫

又　吳　當

太史多年稱閣老奉常新命拜修門青春到處猶能賦白髮歸休更是恩天上玉堂留臺盛山中華屋貯書存東陽酒美花如錦庭有諸兒膝有孫

又　張翥

純白先生有精舍近在金華之洞門歸山已容此身老戀闕莫報吾君恩一時盛事衣冠餞千載流芳翰墨存更喜年來足生事白羊添口鶴添孫

又　方道壑

太史京華三十春緋袍歸老別都門焚黃久重松楸念髮白新榮雨露恩疏傅喜多隣曲在子瞻自笑語音存東陽舊族人能數誰復衣冠到遠孫

又　班惟志

翰林官轉太常賓父子文名萃一門謚議正曾誇直筆史編公不樹私恩九重醉許烟華餞三徑歸懽松菊存養老舊條閑局在當今東閣有公孫

又　王士點

致政縣車爲博士門生就職更專門豈期方爲尊師喜亦復叨承聖主恩講禮容臺傳業在言歸錦里故書存京華樂石文章刻留與詩人說外孫

又　陸宗亮

回首居庸晴翠出。衣冠祖帳集都門。一官已及榮親典。繼子仍沾任子恩。去日關河多賦詠。歸時邊豆有司存。相逢南陌東阡路。共賞車中膝上孫。

次韻不揆蕪蔓率意效嚬。惟冀古愚先生發咍裂之　林　奇

太常博士引年去。聞道隱居如鹿門。粉署忽空傷客別。緋衣暫著荷君恩。漸因人乞新文滿。爭待翁歸舊酒存。坐處定知山色合。半醒半醉認諸孫。

奉和太常博士古愚先生致仕歸金華述懷高韻

先生名德高千古。奕葉書香萃慶門。清廟冠裳新錫命。玉堂簪紱舊承恩。故家樓觀兵前燬。先世遺書亂後存。共說亭臺還舊觀。肯堂繼述有聞孫。

題胡博士嘉樹詩卷後　宋　濂

花蕊峯前水滿溪。溪南嘉樹可雲齊。黃腴期鑄萬年魄。青兕時遊九曲堤。晴影落庭生遠思。秋丹入葉慨新題。似茲鎡拔高千仞。憶昔封培始寸羸。雨露華滋無上下。書詩佳問到東西。春酣基響猿來下。夜半琴鳴鳥失棲。細字題詩盈玉軸。當時操管盡金閨。未論氣魄成曹謝。但見光芒射斗奎。大藥芳顏難久駐。西風迅景倍酸嘶。有金莫鑄文園象。無客能然照水犀。所幸絺章存簡册。便藏寶篋比懸黎。顧予何意裁文錦。久客無言類木鷄。嘉蔭未瞻街作樾。吐辭安得氣如霓。角弓既有前人詠。聊拾殘膏付小奚。

純白齋類稿附錄卷二

文類

送胡古愚序

東陽許謙

東陽婺望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礴綿延數百里。亘爲玉山。數十百里峙爲雙嶺。經野建邑。於焉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於其間。稽之郡乘。浙江之浸。實肇林壑之下。經流曼衍。過于雙溪城南。澄瑩甘美。瀾湧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湫洞奔放。勢可勝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巨。紆至于不可量也。山結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爲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規規於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果旨酒。人皆得以爲利。士君子之敦詩書修辭蹈禮者。籍籍滿耳。而余之所見。多侈辭宏論。淩絕卓超。聽其言。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恍然自失。以余之駑下。固不足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俊超邁者。殆不止於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姓。皆務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遇古愚子於市。友人蘇世賢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於金陵頖宮。今行矣。揖而過。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遊金陵。而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溫。其儀濟蹌。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絕俗離倫幻視

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於方册而不明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破昏警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於是吾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躐於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顧實有益於己而止何庸崛強自喜撫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轢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於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說爾爲老佛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於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爲善人則好爲異說者其風又下於彼矣道在天地間弘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眥售其說而競後息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與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君採芹藻之英將以道淑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爲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

胡太常甑山存稿序

晉安　張以寧

文章莫盛於前代之宋氏大要尚道藝而下詞章而始以學古修業則已崇理致黜崛奇而主平易忌艱深而貴敷暢勸以復古之作者又惡沿襲而少變焉是以其辭紆餘而曲折及其後也融之以訓詁發之以論說專務明乎理是以其辭詳盡而周密其於詩也亦然蓋不爲秦漢以來之傑然者隱然爲宋氏一代之文矣婺爲羣儒先朱東萊呂成公之里近何王金許氏得勉齋黃公之傳於徽國朱文公者以經學教於鄉及學士黃公侍制柳公諸賢輩出又以詞章仕于朝而故太常博士古愚胡公實同一時先後倡和

其源流之所自。蓋可睹矣。太常之子瑜。茲來京師。以寧曩獲交於太常而見焉。因得其文與詩而盡觀之。其於太常君何其克肖也。既而以序請。蓋昔者竊聞之六經至矣。後乎經者。惟韓於文。猶杜於詩。善論者俱以聖稱之。而猶於杜之文韓之詩猶說焉。稽之周程二夫子。其爲書甚簡奧醇古。其興起歆動幾魯語而契雅南者。誠非虛車也。而轅輪之飾。亦豈以辭章名世者所能至哉。噫。學於古者。可以悟矣。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龜山楊氏學程氏者也。亦曰爲文貴有溫柔敦厚之氣。二者固不同也。而有同焉。噫。溫柔可學也。敦厚難能也。以寧不敏。願與君子共學焉。瑜字季城。以任子仕而益學。薦浙江亞榜。擢照磨杭州。恥屈潛侯。航海而來。復以流寓貢于大都。待試于南宮。蓋志于忠孝者。故爲述理學源流之自婺者期之。甑山其居也。君以名其集焉。

題古愚詩集

吳　澄

金華胡助詩。如春蘭茁芽。夏竹含籜。露滋雨洗之餘。馥馥幽媚。娟娟淨好。五七言古近體。皆然。令人愛玩之無斁。頗雅風騷而降。古視漢。近宗唐。長句如太白。子美。絕句如夢得。牧之。此詩之上品也。得與於斯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題康里子淵贈胡助古愚序後

柳　貫

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繫乎學與才也。皇慶初。予識東陽胡助、古愚、于金陵。嘉其資質粹美。辭章俊拔。意其必遇也。逮今十有四年矣。再見之于京師。方且謁選吏部。受九品初職。而又不遄得。孰不歎其淹滯而

悼其屈。雖予亦不能不爲之慨然也。宋南渡以來。東渕之人物。婺爲盛。東萊呂子其最也。古愚言論性情標格。藹然鄉先達之遺風。不但其文之卓異而已。康里子淵曾與之交。欲進其文於道之右至矣。噫。道不載以文。則道不行矣。

題上京紀行詩後　太原　王守城

大駕北巡。與扈從之臣同發者。自黑峪道達開平爲東道。朝官分曹之後行者。由桑乾嶺龍門山以往爲西道。皆出居庸關。日北始分。至牛羣頭驛乃合。各經五六百里。其山川奇險不相上下。而東道水草茂美。牧畜尤便。故大駕多行。執書載筆之士。或未及歷覽也。胡君久在侍從。必當一經。則紀行之詩。又續作矣。登高能賦者。昔人稱之。胡君有焉。

題上京紀行詩後　東平　王士熙

上都乃世祖皇帝所建修。自是以來。未有宮闕城池如此之壯麗。羣山南峙。其地則廣漠萬里。蓋雄占一方。俾海內宇縣於是而取。則至於文章之士。惟有勒石燕然之碑。其詩詠則未嘗聞也。亡金時。間得其一二焉。今則兩都巡幸。百司陪侍。色色俱備。而文章之士。猶爲勝傑於戲。蓋盛矣哉。至順元年。國史編修金華胡先生古愚陪侍。自夏歷秋。凡得詩若干首。古愚平日爲文章。細密婉麗。字畫楷正。及至是竟發其蘊舊之所得。既以成章。今之所見。沙漠龍磧。風雲雪嶺。變爲平淡冲和之音。裨益盛世。可刻可傳。大章雍容。小章深雅。其傳於世也必矣。

題上京紀行詩後

趙郡　蘇天爵

嘗聞故老云。宋在江南時。公卿大夫多吳越之士。起居服食。率驕逸華靡。北視淮甸。已爲極邊。及當使遠方。則有憔悴可憐之色。嗚呼。士氣之不振如此。欲其國之興也難矣哉。今國家混一海宇。定都于燕。而上京在北。又數百里。鑾輿百司。皆分曹從行。朝士得以侍清燕樂於扈從。殊無依依離別之情也。余友胡君古愚生長東南。蔚有文采。身形瘦削。若不勝衣。及官詞林。適有上京之役。雍容閑暇。作爲歌詩。所以美混一之治功。宣承平之盛德。余於是知國家作興士氣之爲大也。後之覽其詩者。與太史公疑留侯爲魁梧奇偉者。何以異。

題上京行詩後

南鄭　王　理

言詩者。莫盛於唐。嘗歷觀天寶以前。北方紀行諸詩。皆在靈武、五原、河西、岸隴之地。蓋唐都長安。彼皆重鎭。騷人才子。多仕於其間。今國家建置兩都。皆在東北。鑾路時巡。從臣嘉頌。具述山川之盛。都邑之麗。左太冲嘗稱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胡君之作。皆出於履歷之眞。觀覽之切。如有好事。綜而緝之。與羣公之作。都爲一集。以與唐代西北行者比盛不媿矣。

題上京紀行詩後

黃晉卿

始予觀古愚上京紀行詩。固愛其工。而未得其所以工也。今年夏。忝以下僚。備數冗從。山川之雄麗。草木之榮耀。消落風沙雲日晦明之變化。與夫人情物態之可喜可愕。苟有所動於中。而及形於言者。古愚皆

已如予意之所欲出。然後知古愚之於詩。蓋不求工而自不能不工者也。昔人誦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爲親涉其境。乃悟爲佳句。豈虛言哉。至順二年九月十日。

題大拙先生傳後　王士點

有拙生者。大拙先生之徒也。蚤生公府。幼從先生學。戲弄梭滕剞劂之器。以組織空虛鋼鍛消息。每聽受施設。輒得其形似。而要妙未能竟也。先生病之。生曰。方今治化休明。職教之官。越于四海。先生敷文宣教。受業滿室。邇者垂銀黃官中外拜于几前者。皆先生之徒也。育材贊化。則先生既爲之矣。聖天子宵衣旰食。將相左右。都俞輔翼。則有記言記事之官。紬金匱石室之藏。粉飾登平。播示悠久。顧先生素所職也。今先生乃以拙自號。又冠之以大曰大拙。而生從先生學。未竟要妙。固所事也。先生何病焉。宣教于外。綏史于朝。則先生未可爲拙。又何大之有。吁。大拙固先生之自名。而拙之實生爲不孤矣。先生曰。余業爲若師。迺攘余號。當仁不讓。生其有焉。生與先生同姓。先生氏胡爲陳。生氏王爲田。實同源嫣姊云。

題大拙先生傳後　陳旅

君子非惡夫巧也。惡夫無用巧之道也。徒巧而用之。則爲技易窮。爲物易敗。是以君子弗巧也。陳信先生在京師。拓落二三十年。仕不大得。亦未嘗有毛髮之失。而世之巧於進取。以至於窮且敗者。亦衆矣。用巧之道。無過於拙。此大巧之所以號大拙也。余嘗聞田生之言曰。先生所爲詞章清俊。而妥美。其思甚巧。獨其名不入於巧官之門。故君子尚之。陳氏系出陳胡公後。世有遷江南者。故先生爲潮人。或云是東陽人。

余閱諸田生云。

題大拙先生傳後　　揭傒斯

陳信先生者。泰定中。余嘗識於王參政家。言若不能出口。而心極聰明。外若不諧於俗。而中實夷曠。讀書好禮。自言與胡氏姚氏。同出虞舜。未嘗通婚姻。而胡先生作傳。最善形容。至若雙目炯然如方外士。稠人中有所注視。或疑其善風鑒。非極相親。不能道此。而不與姚胡通婚姻事獨闕之。豈未嘗及之耶。抑亦人之常道。不必書耶。

題大拙先生傳後　　東明　李好文

胡子古愚爲大拙先生傳。輟耕叟聞而喜爲之頌曰。有大拙先生。以有形爲機緘。無欲爲室宅。自然爲垣途。恬澹爲事業。衆人施施。誇刻楮之工。眩沐猴之刺。我獨璞兮。鑽屈轂之匏。畦漢陰之圃。恆矻矻以卒歲。噫。彼三穴以自居。五技而見窮者。其爲計也。竟何如耶。

題大拙先生傳後　　道郡　蘇天爵

太史胡君江左繁富之地。而蕭然清古。不知慕夫華靡之樂。館京師執政之家。而安焉靜退。乃獨昧於進取之機。謂之大拙。不亦宜哉。昔人有傲倖萬方。以圖富貴利達者。或卒不克如其所欲。是蓋有命焉爾。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愚願與胡君共學焉。

題大拙先生詩後　　鄧陽　周伯琦

予讀大拙先生傳而知其爲有德之士歟以先生爲眞拙者耶則能牢籠萬象發揮今古以先生爲非拙者耶則棲遲旅館跅弛江湖然吾觀巧於世者雖寓於人其技有窮而心長戚戚拙於時者獨偶於天其應無窮而心常泰然是故先賢之言曰天下拙刑政撤上下安順風清弊絕噫吾願爲斲琱爲樸之徒歟

同郡　吳師道

題大拙先生傳後

柳柳州賦愚溪以愚自命而又言雖不合於俗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蓋不甘於愚也他日寓詞乞巧抱拙終身人或未以爲然東陽胡君古愚爲大拙先生陳信作傳大概言其澹泊迂滯不利進取至稱其能文章喜詩善書則又有不拙者存殆亦愚溪之意夫胡君既自比於古之愚者而見大拙則又喜爲之書流傳京師諸公從而贊述之以古愚之言不妄故也柳州不能使人信其拙而先生得胡君而信其眞拙者歟

太原　王守誠

題大拙先生傳後

昔有國工善寫眞者下筆輒得人之骨氣形似纖微弗忒或難之曰君之藝絕矣奈何不能寫君之眞國工乃移明鏡於几端坐諦視而圖之耳鼻眉口無一不似獨目睛不能點或謂之國工曰人之神在於目故得其神則能全似古所謂在阿堵中者是也今吾寫吾之眞吾一人焉吾視鏡中之人始吾之眞其不動者吾皆肖之惟吾目睛所向鏡中之人亦向之故所圖者形也非神也此吾所以不能得吾眞也胡君古愚作大拙先生傳軒轅彌明之類耶空同鄒忻之比耶其寫吾之眞者耶抑鏡中所向而不得其神者

耶皆不能知之因書卷後以諗同契云

題太常胡先生隱趣園八詠　趙郡　蘇天爵

太常胡先生縣車歸老東陽有山林深邃之居有圖書諷詠之樂有子孫以具甘旨有田園以供伏臘又值國家承平之世優游以養高年蓋亦福德之君子哉余舊見中州賢士大夫宦游四方罷則無所歸其清節可尚已昔范文正公將老移疾家居家人以居室未完美爲患公聞之曰人苟知道義可樂雖形骸亦可忘是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志歟

跋古愚上京紀行詩　南陽　李尤魯翀

言心聲也形而爲詩聲之妙也得聲之妙者幾何人哉古愚來自京師職館閣不但工於詩也今見其上京紀行凡若干篇紆餘妥帖縝緻清婉情景交融不激不怪諷之誦之士雅民風古意猶在是也雖未始從風雨上下聞此妙聲如目親覩良一快也

跋上京紀行詩　上艾　呂思誠

詠天作之頌有以見后稷肇基之艱讀鎬京之雅有以見文武立國之隆歌黍離之風又有以見平王都洛之業矣日月星辰之紀風霜雨露之時山川城域之限鳥獸草木之產原之以道德經之以禮樂道之以政而禁之以刑前日之山川猶今日之山川也前日更之則有安樂和平之音今日過之則有悲愁嗟怨之作境與物同情隨時異君子於是乎觀詩而審政焉國家肇迹龍居河而都和林我世皇迨今蓋將

百年矣。扈從文臣。不知其幾何人也。余欲合中統至元及古愚後諸作。余雖不能詩。適與古愚前年同行。又嘗有屬和焉。裒删定以上少爲觀風者之一助云。若駢儷之工。纂組之巧。則有不暇論者。

跋上駕紀行詩　莆田　陳　旅　衆仲

國家承平之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姦。文士含茹光景。故率多雅製。況車駕之經行。都邑之壯大。宮闕之雄麗。長谷廣野。幽泉怪石之兼勝。而從臣又多司馬長卿、揚子雲之流。其藻思足以鋪寫承平風物之盛乎。東陽胡氏古愚。上京紀行詩五十首。清姿秀潤。興寄閒適。無急調。無蹇詞。眞盛世良作也。旅齒弱於古愚。而多病早衰。才又最下。往年扈蹕還。過李老谷。同行趣和詩。率意題壁間。不見醜惡。今得此中所作讀之。不覺自笑曰。吾詩眞所謂豁達李老谷者爾。安得如是之娓娓乎。因識吾愧。

跋上京紀行詩　宛平　曹　鑑

至大間。愚處建業。古愚以郡文學來自京華。日相從事於文字間。驩如也。別逾一紀。凡再遇錢塘。一會京師。每以世故牽迫。不得有如疇昔。至順壬申。河南大比。行省馳使朔南。延余二人主較秋闈。筆硯餘間。古愚出示扈蹕紀行詩數十首。詠物攄懷。字清句健。使人終日不能釋手。因憶延祐初。兩至上京。與故參政復初侍講伯長偕行。雖時有唱酬。不如是之富也。況今年以暮思日以衰。雖欲追襲延祐時。且不可得。其視之在建業愈遠矣。感嘆之餘。書以歸之。

跋上京紀行詩　同郡　吳師道

昔予再遊灤陽之後。嘗隨景成詠。不能如古愚多且奇也。攬譯已輒志吾媿。柳貫記五季已來。自燕雲而北。限隔不通。其山川風物。間有識之者。輒錄以誇創見。亦終莫得而詳也。國家混同八荒。遠際窮髮。灤陽去燕千里。上京在焉。每歲時巡侍從之臣。能言之士。覽遺跡而興思。撫奇觀以自壯。鋪陳頌述。皆昔人所未及言者。夫其所以致此。豈偶然哉。吾東陽柳博士道傳、黃應奉晉卿。今胡編修古愚。皆有紀行之作。藻麗精工。前後輝映。一鄉而得三人焉。他槩可知。吁亦盛矣。愚才不足以齒三人。何敢望其足跡之所至。就使至焉。亦不能復措一辭矣。既裒其卷。又將廣求一時諸公篇帙而繼續之。不啻身履其間。以爲承平之大幸。而無異時之恨云。

跋上京紀行詩

弘州　王　沂

至順三年冬。余同翰林供奉王致道考試上京鄉貢士。出居庸關。過龍門。歷赤城。涉灤水。覽山川之雄深。宮闕之壯麗。遺臺故蹟之莽蒼空闊。可喜可愕。爲之目駭心動。欲寫其狀一二以歸。冰雪之交寒。裂膚墮指。竟莫能就筆硯。然所謂雄深壯麗莽蒼空闊之觀。時往來余心。比還。欲追憶所見而紀之。未暇也。一日。閱同館胡君古愚諸詩。所謂雄深壯麗莽蒼空闊之觀。皆歷歷在吾目中。昔人有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豈欺我哉。

跋上京紀行詩

揭傒斯

右翰林編修胡君古愚。扈從上都紀行詩五十首。學士虞公以下。跋語十五篇。自天歷至順以來。當天下

文明之運。春秋扈從之臣。涵陶德化。苟能文詞者。莫不抽情抒思。形之歌詠。然未有若胡君之多者。諸公又皆能揚英振藻。極形容之美。可謂一時之盛。千載之下。觀者當何如其想象而景慕也。予舊讀胡君京華雜興刻本。欲擬作數首。輒罷不能。今復觀此卷。而志意衰耗有甚於前者。豈能復可彷彿哉。惟增感嘆而已。至順四年二月四日。

趙亨

跋大拙先生傳

淛人陳信甫者。空同鄒忻之徒也。病世大巧。故自號曰大拙。然烏知夫大拙。必有大巧存焉。嘗試觀之。金注者非不欲巧。而不能致於巧。瓦注非必欲巧。而卒能致於巧。何哉。蓋以金爲注。是重於外而悸於中。雖欲必巧。烏得乎巧。以瓦爲注。是輕於外而安於中。雖欲不巧。烏得乎不巧。由是而觀。欲巧者反拙。欲拙者反巧。老子曰。大巧若拙。吾因讀大拙先生傳而益信老子。

江村　錢良右

跋大拙先生傳

癸未初春。古愚父再遊京師。道經吳下。江村民既往見。卽忻然示所作大拙先生傳讀數行。未省其人而曰。先生出處大略。皆子所曾道者。至終篇。乃相示大笑。因語之曰。此古愚自信之可從吾言而爲先生傳耶。使古愚拙於文詞。則先生之拙。將不能信於世矣。又曷能致館閣羣公信其可信。各盡其拙之論哉。余生江南石林之下。以先生得附姓名於傳已幸矣。復幸得一接耳目於天朝縉紳之間。亦何不可。於是相與觴酒。酒盡書以識別。江村民錢良右。時爲至正三年正月十九日也。

跋大拙先生傳　　張　雨

大拙先生傳識其陳氏而信其名是傳也遇鄒忻可使之跋語而俾黃仙鶴書而刻諸庶相與不朽樵人張雨再拜書于卷尾

跋古愚升學祭器文　　粵郡　李源道

曰予嘗記蜀學禮器考古制度名物累千百言不少休古愚升學祭器文首尾才三百言視予舊作所謂陸蘇而潘靜也安得不避三舍

跋升學祭器文　　巴西　鄧文源

韓文公晝記本儀禮顧命考工記諸書不立論議而書法備見此亦文之至者胡君古愚記昇學祭器其亦有得於此與夫文可以學而工名不可求而得求名以爲文則非古愚之志

跋古愚鑾坡小錄　　吳　澄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孫覿撰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纂述論撰之度已不勝其詳今古愚所次小錄殆孫志也然特備古愚之所經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予願因吾古愚續錄而有請焉

附記

胡氏贍族莊記

孫德之

吾與胡君居同邑南北回遠會最闊稀一日介予媚黨呂東萊言曰先人辛勤起家平居絲粟不妄費惟於族屬不靳視其居約無盤筵者每加周給歲以爲常晚更欲增壠畝與叔義莊未就卽世不肖孤詎敢死吾父而不圖乎厥旣置田千畝乃增損范文正公規約件爲條目欲垂永久願子詞而列之也予曰君爲是舉也不惟可以收合宗族其深得繼志述事之義矣古者大宗小宗之法素明人心有所系屬不至於渙散而不可收拾後世有親未盡而不相追求冠婚不告死不訃者由立宗之法壞也夫繼禰者昆弟也其服朞由是而繼祖繼曾祖高祖則有功緦之等至祖免則無服矣先王本之天理酌之人情其節文不得不若是也原其初意欲其相與輯睦如一豈以疎遬遂待之如路人也哉嘗觀周孝侯碑陰載宗簿宗尉宜與吏民譜每院亦簿尉之簿尉之職是宗法歷隋唐猶未盡壞也予胡氏自祖七世而下不問豐約例皆廩給生有養死有歸婚嫁遺其資嬰孩得以遂而又招延師友以助其脯修收效名場者有賀稍失繩尺者有罰此雖未正古人簿尉之名而維持宗法之意在其中矣昔孟軻氏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蓋先後次第之常然耳觀錢君倚記范文正義田第言及郡侯而不及親隣豈其力有未逮乎君視親戚隣里如其族幸而在茂異之選則餽遺施焉不幸而在窘急無告之數則賑恤先焉自是充之義不可勝用也君又謂年運而往後之人不能遵承其美意則是莊且壞矣而不知恆心危慮條疏靡陳之于州縣于都漕于版漕申明訓飭俾子孫世守而不渝慮益遠矣雖然此特其具焉耳義理根於人心未嘗

間斷。胡氏子孫。自講明學問中來。獨無此心乎。將見粹然一出于正。雖百世不墜爾也。君名祐之。字天錫。雅潔好修。嘗上春官而未第。其先君子蓋諱中行、字德輿云。宋淳祐二年夏五月端午。中奉大夫。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孫德之著。

送胡主簿詩序

馬國章

異時吾婺文獻。視他都爲獨盛。自今觀之。以忠節行誼顯者。則有忠簡宗氏、節愍梅氏、默成潘氏。以道學著者。則有毅齋徐氏、東萊大愚二呂氏、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以文章家名者。則有香溪范氏、所性時氏、香山喻氏。而龍川陳氏、說齋唐氏、則又以事功之學而致力焉。是數氏者。皆相望百載之內。百里之間。彬彬乎郁郁乎。其鸞鳳之岐陽騏騄之冀北歟。內附以來。故家喬木。日就凋落。而百年耆舊無在者。久之白雲許氏。復以金氏之學鳴於時。而石塘胡氏伯仲。亦以雄文俊行。與許氏相先後。二氏之後。由文學入通朝籍者。是待制柳氏、學士黃氏、禮部吳氏、修撰張氏、太常胡氏、御史王氏。此蓋其卓然者也。余生雖後幸及執弟子禮於許氏之門。故自柳氏而下。又皆得而師友之。十數年來。復將於此有所考問。顧先師已夢奠而故老遺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正癸卯。余以兵亂寓吳門。回視故鄉。恍如隔世。方將訪其鄉先生子弟之在吳者。而胡君季珹。自京師至焉。季珹乃太常之子。尤余之所欽慕者也。居空谷者。聞人足音。猶跫然而喜。況於兵戈阻革之際。而見其如季珹者。其爲喜慰。宜何如耶。季珹以太常遺蔭。爲管庫官。繼持省檄于京師。遂擢杭州路總管府照磨。會大都鄉試。季珹以流寓與貢。及試春官不利。而京師諸

公無能以館閣爲薦者僅取廣西一簿司以去廣西乃去天萬里烟瘴之地自承平時往者猶憚行而況四方多故步荆棘之時乎使季珩繼其家學之所自非不足於美官也然乃敝裘羸馬毅然遠歷險阻無所避亦獨何心也哉余以桑梓世戚之故嘗率大夫士力留季珩而季珩乃曰家貧在遠急於祿矣余知其情遂不敢留也嗟乎老成人雖無尚有典刑余於婺學微絕之餘得季珩逆旅中流風遺韻庶將即是而有見而季珩棄我如是是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季珩且行大夫士之所嘗留者咸賦詩以餞之以予於季珩爲眷舊俾書一以爲序余念無以爲季珩言者獨以昔者吾婺文獻之懿而具道之如此他若季珩爲學之始末廣西風土之美惡已見於羣公所賦詩此不贅時乙巳春三月既望龍泉縣西尉致仕邑人馬國章書

覆博士相公書

宋　濂

濂拜覆博士相公純白先生尊前濂伏自去春上問迨今又一年矣瞻戀之誠未嘗斯須忘也即辰孟夏伏計尊候納福深用欣懌濂山中多暇恐鄉先達言行不傳因忘固陋撰爲人物記一書第以學淺識陋中間疵類甚多苟不謁大匠以指剔其謬誤以取信於人謹用納上一帙儻先生不賜譴訶而辱教焉不勝感幸鄉間諸老歸然如魯靈光獨存者惟先生及侍講公耳關繫斯文甚不小也伏望愈加葆嗇以康壽體以慰後學惓惓之望謹勒狀不備

覆太常相公書

宋　濂

濂頓首再拜。狀上大常相公尊先生侍前。濂近於麟溪之上。獲聆偉誨。使頹惰之志奮然振起。慶幸何如。拜別以來。伏審尊候納福。深用慰懌。浦江吳立夫先生。負絕倫之才。不能少見于世以死。濂嘗受業其門。惡得不深傷之。所幸遺稾具在。雖死猶不死也。然非大人先生冠以序文。又烏能傳之於遠哉。是以忘其愚陋。惠望再拜以請。幸先生垂念焉。儻蒙揮灑。則感戴盛德。終身不忘。臨書不勝瞻戀之至。不備。

覆太常先生書　宋　濂

濂拜覆。太常先生函丈尊座前。濂向者不自揣度。僭以先師文集敍。上干鴻筆。殊竊悚懼。特蒙矜憫。慨然留諾。自非念鄉學之彫落。哀潛德之未白。不至是也。感刻無限。近來想已脫稾。若得示教。實拜先生之賜也。末由趨拜牀下。伏紙重增依戀。不備。三月二十六日。

趙待制遺稿

附詞

趙雍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趙待制遺稿

玉耳墜金環即搖紅燭影

乳燕交飛曉鶯轉花深處畫堂簾幕捲東風晴雪飄香絮猶記當時院宇悄寒輕梨花暮雨繡衾同夢鴛枕雙欹綠窗低語春已闌珊落紅飄滿西園路強拈鍼線解春愁只是無情緒無柰年華暗度黛眉顰柔腸萬縷章臺人遠芳草和煙萋萋南浦

浣溪沙

楊柳樓臺鎖翠煙楊花簾幕撲香綿佳人何處隔江山芳草已生千里恨玉笙吹徹五更寒夜深和淚倚闌干

落盡楊花滿地春綠陰如淬淨無塵日長庭院掩重門斜墜金釵雲半鬟淡妝香臉粉輕勻相思偏是少年人

憶秦娥

春寂寂重門半掩梨花月梨花月芳心如醉暗思當日金釵欲墜烏雲側佳人望斷天涯客天涯客今年又過清明寒食

踏莎行

蜜角聲殘。金爐煙裊。長空澹澹連芳草。朱簾半卷晚霞明。塞鴈無情音信杳。雨散雲收。離多會少。相思眞个令人老。不須惆悵且開懷。一尊滿引愁如掃。

春夜曲

去年美人未還家。綠窗青春桃始花。桃花今年只依舊。美人別後長咨嗟。芳心欲傳向誰憩。捲卻羅袖彈琵琶。琵琶聲哀思欲絕。衣上啼痕幾時滅。共君別久胡不來。菱花寶鏡生塵埃。君隔揚子江。妾居黃金臺。臺雖高望無極。人萬里兮天只尺。春水綠波春草碧。來魚去鴈無消息。日既暮兮月色寒。相思如夢彫朱顏。青燈炯炯照不寐。攬衣起坐空愁歎。

早春

高卷朱簾日漸長。梅花庭院雪飄香。閑倚闌干看新柳。不知誰爲染鵝黃。

暮春

綠陰庭院碧窗紗。半卷朱簾暎晚霞。芳草萋萋春寂寂。東風吹盡落殘花。

短歌行

君不見潁川水。首陽薇。民到於今慕夷齊。巢由之民誰不知。又不見千門萬戶宮。神明通天臺。及今千五百餘載空遺荒土飛黃埃。西風蕭蕭秋草萋。野花灼灼啼鳥悲。落日欲留不可得。夜深明月依然來玉樓朱閣盡如夢。自古興亡何足哀。

結羊腸 都下風俗。至正月十六日。家家兒女。以紙九條。或用皮者。結以爲卜。謂之結羊腸。其名甚古。因以詠之。

孟春之月春始和。陌頭柳色黃如鵝。落梅紛紛稍覺多。白日烱烱曜綺羅。曜綺羅。日漸長。春風庭院花草香。十六初過上元節。家家女兒結羊腸。含情暗卜心自語。何時得似鸞鶯結。成羊腸腸反斷。惆悵春閨坐長歎。強持薄怒嬌且羞。折花倒插金釵頭。

美人曲

美人如花花不如。翠滑難勝碧玉梳。道脩且阻無音書。蛾眉長顰未曾舒。春風吹衣裳黯然淚沾襟。鷰啼本無心。轉添愁海深。牕前紅梅花。落盡不可簪。玉臺明鏡如秋水。疑有人間兩西子。美人未可彫朱顏。朱顏但願長如此。

千里思

顏如花膚如雪。秋水雙眸面如月。千里相思不相見。當時卻恨輕離別。美人美人翠蛾眉。綠窗寂寂春風微。巫山夢斷君何處。化作朝雲縹緲飛。

攤破浣溪沙

春草萋萋綠漸濃。梨花落盡晚來風。試問相逢何處好。小樓東。　朱箔影移無限恨。玉簫聲轉曲將終。獨倚闌干誰是伴。月明中。

蝶戀花

顏色如花膚似雪。嬌眼傳波。密意曾低說。羅帶同心愁未結。情多不忍成輕別。　別後相思心更切。異日重逢。鏡裏花難折。寶篆香銷煙漸歇。玉簫吹徹黃昏月。

浣溪沙

翠鎖蛾眉別恨濃。羅衣初試怯春風。相思只爲兩西東。　簾捲玉鈎雲澹澹。香銷金鴨雨濛濛。此情都在不言中。

蝶戀花

枝上流鶯千囀巧。好夢方成。又把人驚覺。臨鏡慵妝眉澹掃。羅衣寬盡腰支小。　別久啼多音信少。應是嬌波。不似當年好。簾卷東風深院悄。落紅滿地和芳草。

有所思

紛紛落花飄。美人在何許。相思杳如夢。寂莫春已莫。一別久不見。一往久不還。相望雖只尺。如隔千萬山。

南鄉子

別久漸生愁。知有音書苦未收。此際多情應盼我。凝眸。帶得啼痕上小樓。　舉止忒風流。只在城南綠水頭。只尺藍橋重欲見。無由。兩地相思甚日休。

人月圓

人生能幾渾如夢。夢裏柰愁何。別時猶記。眸盈秋水。淚溼春羅。　綠楊亭榭。梨花院宇。重想經過。水遙山

遠魚沉鴈杳分外情多

又

相思何日重相見山遠水偏長鳳弦雖斷鸞膠難接愁滿離腸　最傷情處鮫綃遺恨翠黛留香故人何在濃陰深院斜月幽窗

江城子

仙肌香潤玉生寒悄無言思綿綿無限柔情分付與春山青鳥能傳雲外信憑說與帶圍寬　花梢新月幾時圓再團欒是何年可是當初眞个兩無緣極目故人天際遠多少恨凭闌干

又

五陵衣馬恣輕肥競新奇亦何爲混處賢愚誰與辨雄雌任爾刺天何足道終不肯羨羣飛　燕山花落暮春時杜鵑啼勸誰歸耿耿孤忠唯有此心知天賦我才還有用應不至負心期

燭影搖紅

新綠成陰落紅如雨春光晚當年誰與種相思空羨雙飛燕寂莫幽窗孤館念同遊芳郊秀苑香塵隨馬細草承輪都成腸斷　別久情深幾時重約閑庭院高樓終日卷朱簾極目愁無限莫恨藍橋路遠有心時終須再見休教長怨鏡裏孤鸞篋中團扇

水調歌頭

春色去何急春去尙微寒滿地落花芳草漸覺綠陰圓馬足車塵情味暑往寒來歲月擾擾十餘年贏得朱顏老孤負好林泉　寶裝鞍金作鞚玉爲鞭須臾得志紛華滿眼縱相謾功名自來無意富貴浮雲何濟於我亦徒然萬事付一笑莫放酒杯乾

七夕

初月纖纖照露臺柱將瓜果鬧嬰孩今宵自有經年約何暇閑情送巧來

牽牛河東織女西相望千古幾時期夜深只恐天輪轉地底相逢未可知

古詩

西風聲蕭蕭愁來如夢寐鄉關萬里遙兄弟何時會遲此相見期眞以日爲歲別來經八霜朱顏恐頹換

人生宇宙間名利何足計何如雲中鶴翱翔隨所至

又

我居水精宮遠遊來朔方離家近十載兄弟遙相望始見世情薄紛紛名利場富貴不可期人生難忭量

乾坤本無私江山歎興亡蟬聲噪落日露草啼寒螿明月如有情照我肝與腸西風動林末蕭然秋意涼

回首歲云暮信美非吾鄉展轉復展轉愁多知夜長

思歸

嫋嫋秋風動客懷啾啾猿鶴苦相催魯侯不遇關天意臧氏焉能沮我才萬里驅馳離鄉國十年奔走在

麈埃吳興山水何清遠一棹扁舟歸去來

初秋夜坐

夜深庭院寂無聲明月流空萬影橫坐對荷花兩三朵紅衣落盡秋風生

月明如水侵衣溼臺榭沉沉秋夜長坐久高僧禪語罷澹然相對玉簪香

秋聲

嗈嗈鳴鴈復南征十載栖遲在帝京黃葉未零寒未應秋聲偏動故鄉情

卽事

萬籟同一寂月明天地清淒淒白露下滿襟秋意生

獨坐對明月遙遙千古情西風兩三日庭樹已秋聲

木蘭花慢

恨匆匆賦別回首望一長嗟記執手臨流遲遲去馬浩浩平沙此際黯然腸斷奈一痕明月兩天涯南去孤舟漸遠今宵宿向誰家別來旬日未曾過如隔幾年華縱極目層崖故人何處淚落蒹葭聚散古今難必且乘風高詠木蘭花但願朱顏長好不愁會少離多

延祐六年春正月寄呈德璉姊丈一觀冀改抹幸甚書於大都咸宜里之寓舍趙雍

趙待制風流習尙不減魏公而詩文不傳聞見於卷軸閒不過單辭數言而止未有若此卷之富者楷

行間作轉益妍美後云書寄德璉姊丈蓋魏公長倩王國器也國器長於今樂府楊鐵崖亟稱之故此卷所書樂府爲多豈亦因其所好耶余從烏程王天雨借觀遂題其後是歲正德己卯五月既望徵明題

趙仲穆書克紹松雪家學時能亂眞此卷尾非署名及與姊丈德璉云云殆以乃翁目之矣所書凡卅五首而豔詞特多或偶興爾閒如少恨凭闌干水調歌頭二闋幷古詩二篇思歸一律頗以孤忠自許紛華是薄而興亡骨肉之感默寓其中意其父子之仕當時亦容有不得已者良可悲已吳興太峯茅君攜示此卷實出烏鎭王少白氏太峯之於少白亦猶仲穆之於德璉者是宜與共何嫌也仲穆書法之善衡山公論之已詳予復何贅辛酉春吳郡許初題于茅君舟次

趙待制詩詞流傳希少前年偶得此墨跡橫卷以校顧氏秀野堂元百家詩則正從此卷采獲但其詩尙有遺者而詞更有所不暇及也余因幷付開雕以志區區嗜古之癖其前後次第胥仍舊云乾隆七年八月援鶉居士書

附錄王國器詞

菩薩蠻　題黃大癡畫卷

青山不趁江流去數點翠收林際雨漁屋遠模糊焯村半有無　大癡飛醉墨秋與天爭碧淨洗綺羅塵一巢栖亂雲

踏沙行　題破窗風雨爲性初徵君

潤逼疎櫺寒侵芳袂梨花寂寞重門閉檢書翦燭話巴山秋池回首八千里　記得彭城逍遙堂裏對牀夢破簷聲碎林鳩呼我出華胥恍然枕石聽流水

右二詞見于鐵網珊瑚吳興王國器之作自題筠菴其自號也詞致風流瀟洒不媿玉潤之對冰清焉乃今氏名滅沒志吳興者寂寥無聞良可慨已因校仲穆遺稾書此附于卷末己亥穀日焯跋

此稾得之書船上。惡札爛鈔。未堪迴讀。有友言于余。仲穆手蹟。在吳下舊家。扁舟往觀。字畫鈎勒微緩。疑是摹仿。然別風淮雨之訛。藉以校正。爲功多矣。因手書一通。藏之祕笈。幷松雪集中誌狀之誤。附記于後。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小年朝雪中。繡谷亭主吳焯手錄。

雍字仲穆。魏公仲子。以蔭守昌國。海寧二州。歷官翰林院待制。其詩詞娟麗可誦。卷中僅三十五篇。特一斑耳。繪事絕佳。綽有父風。龍子虎兒。殆不是過。方魏公以文章受知兩朝。出入承明。垂數十年。然爲奸人側目者屢矣。幸仁宗之明而剖之。卷中有魯侯不遇之語。斯殆有所慨而發歟。春王五月。繡谷亭書。

案卷尾仲穆自署延祐元年。是歲甲寅。元仁宗在位之第三年也。方仁宗在東朝。雅知魏公賢。卽位。拜公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是爲皇慶元年壬子。明年癸丑。改翰林侍講學士。尋轉集賢侍講學士。正奉大夫。又明年。改元延祐。是歲十二月。升集賢學士。資德大夫。則仲穆書軸之時。公方爲集賢侍讀學士。時方纂脩國史。最被上知。上諭有趙子昂帷幄之臣。置之館閣。使之討論古義。典司述作。傳之後世。足以增重國家。此正居京師咸宜里第之日也。楊載撰魏公行狀云。公延祐丙辰。拜翰林學士承旨。用一品例。推恩三代。竝得加贈。妻管氏贈魏國夫人。考丙辰乃延祐三年。夫人方從公于京師。時封吳興郡夫人。至延祐四年。公始進承旨。于是有三代之錫。管因加封魏國夫人。見公自撰管夫人墓志。則公拜承旨。與管拜魏國。皆在第二年。抑且不應書贈也。又楊狀稱夫人先公四年卒。考墓志管之卒在延

祐六年己未是春公請旨歸里四月發上都五月十日夫人卒于臨清舟中公以後三年英宗至治二年歲在壬戌六月卒于故里則夫人之卒先公僅三年耳楊爲公之門人其作狀距公歿才兩月不應疊誤至此且仲穆名聞於時而于家系不爲之釐正何也因校是編既爲手錄幷考其作書之歲月而附記于後人日焯再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純白齋類稿及其他一種
附錄附詞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徐朱